

绘图真君擒蛟全传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于志斌

封面设计：汝 青

ISBN 7-80535-383-2 / I·77 定价：2.90 元

〔明〕邓志謨编述

王咨臣 王令策点校

绘图真君擒蛟全传

0-2  
黄山书社

皖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于志斌

封面设计 汝 青

内文绘图:

**绘图真君擒蛟全传**

[明]邓志谟 王咨臣 王令策 点校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283 号)

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排版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字数 8000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06000

ISBN 7—80535—383—2/1·77

定价:2.90 元

## 总 目

前言 ..... 王咨臣 1

铁树记引 ..... 13

### 首 卷

第一回 总叙儒道释源流  
群仙庆贺老君寿 ..... (3)

第二回 孝悌王传授秘诀  
汉兰公三生解化 ..... (9)

第三回 孝明王变化小儿  
谶母传孝明王道 ..... (17)

第四回 许琰许肃布阴德  
许逊应太运而生 ..... (23)

第五回 吴猛遇真君得道  
真君投吴猛指引 ..... (33)

## 上 卷

- 第六回 真君访郭璞寻居  
朝廷举真君孝廉 ..... (43)
- 第七回 真君辞父母赴任  
真君任所施德政 ..... (51)
- 第八回 许旌阳弃官回归  
真君为男女完娶 ..... (59)
- 第九回 玉帝差女童献剑  
许旌阳一次斩蛟 ..... (65)

## 中 卷

- 第十回 许旌阳二次斩蛟  
众生徒云集投师 ..... (73)
- 十一回 许旌阳三次斩蛟  
许真君追杀蛟党 ..... (83)
- 十二回 许旌阳四次斩蛟  
龙王太子辅孽蛟 ..... (93)

## 下 卷

- 十三回 孽龙求观音讲和  
真君五次斩孽龙 ..... (107)
- 十四回 孽龙精入赘长沙  
许旌阳六次擒蛟 ..... (115)
- 十五回 武昌府郭璞脱凡  
许真君拔宅升天 ..... (125)

## 前 言

### 〈一〉

许真君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实有其人,而且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儒者,也是一位清官,更是一位水利专家,只是后人把他神话罢了!

许真君名逊(239—374),字敬之,系出颍阳许由的后裔。曾祖父许琰,祖父许玉,父亲许肃。肃是东汉一名小官吏,河南许昌人。许肃于东汉末年避乱,携家人迁居江西豫章。吴赤乌二年(239),许逊出生于南昌长定乡苍头坡,赋性聪明,姿容秀伟,博通经史、天文、地理、阴阳五行学说,尤好道家修炼法术,尽得吴猛的秘传。又从郭璞访求名山胜地,终于选得新建西山金姓住宅桐园,为隐居之所,日以修炼为事,不求闻达,甚得乡人敬爱。两次被乡里推举为孝廉,都未有赴任。但因朝廷屡加礼命,终于太康元年(280)42岁时,受

命前往四川,就任旌阳县[三国吴置,故治原属四川,今在湖北枝江县北,南朝宋元嘉十八年(441)废]令。办了三件大好事:第一、切禁部属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第二、革除繁琐礼节,提高办事效率;第三、不准苛求百姓,随意逮人,并释放轻罪的囚犯,以忠诚感化人民。可说是一位廉洁的清官。他一连做了10年县令,于太熙元年(290)鉴于晋室将有大乱,料知国事不可为,便挂冠东归。旌阳全县人民,有的为他建生祠,塑神像;有的不远千里迢迢,送至西山,聚族而居,世人称为许家营。

江西的地势,四周环绕着崇山峻岭,中间形成一片大盆地,并且南部高而北部低,东、西、南三面的水都汇集于鄱阳湖低洼地区,江西历史上的海昏与鄡阳二县,便整个沉浸于鄱阳湖底。属于鄱阳湖十八汉的新建县,虽没有被沉没到湖底里去,但因地势低洼,竟连年洪水为灾。

许逊有鉴于广大人民不得安居乐业,便费了20年的岁月,走遍了新建、南昌、浔阳(今九江市)、鄱阳(今波阳)、都昌、湖口、彭泽、余干、安仁(今余江)、丰城(今丰城市)、进贤、奉新、靖安、安义、武宁、修水以及长沙(今长沙市)等许多县周围1000余里的广阔地区,疏通了河道,根治了水患,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相应的安定。这真正是一位



治水利的专家。

许逊于东晋宁康二年(374)逝世,终年 136 岁。著有《灵剑子》及《劝诫诗》十首行世。唐朝武德三年(620),为了表彰他的功德,特将旌阳县改名为德阳县,故治属今四川德阳县。同时,新建县广大人民,为了怀念他的德业,由他的同族子孙,于他的故居地方,建起了一座许仙祠,后来又由许仙祠升为游帷观,由游帷观又升为万寿宫,因宫建在逍遥山上,故一名逍遥万寿宫。历经 1600 余年,人民奉祀的香火始终不绝。万寿宫不仅新建县有,全国其它各省也都建有万寿宫,人民奉祀的香火,也是始终不绝的。

许逊是净明派道教的始祖,所以后世的许多道人,都很虔诚地祀奉他。如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陕西齐云山,即有一位邈邈道人,便十分虔诚地奉祀许真君。自谓:“幸得苟延旦夕,将藉此尸壳为学道地位,但还未达到。”可见许真君的德业,是何等的深入人心,世人称为“都仙”,是总管九州众仙人祖师,安福武功山金顶有一石碑记载此事。后世奉为道家净明派的始祖,称为“普天福主”。

## 〈二〉

远在 1300 多年前的封建社会,科学既不发达,生产力又是极端低下,面临着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自然灾害而无法解答的时候,人们便自然地产生出一

种解释自然界、说明自然界诸现象的实际要求,以及支配自然力、改变现实状况的强烈愿望。但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认为许真君少数几个人竟能治平如此大的水患是不可思议的事。但由于人们终能以丰富的想象力,竟塑造出“神剑斩蛟”神话般的故事和形象来进行解答。而这一解答便立即得到人民的广泛信赖和流传,不仅从口头上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地传播开来。并且有少数从事民间俗文学创作的人,便以他丰富的想象力,竟塑造出一种新奇的故事,撰写成为民间通俗的小说,因而更能使它得到广泛的流传。明人邓志谟所著的《许旌阳得道擒蛟全传》,一题作《许真君铁树记》,便是其中一种比较著名的流传较广的书。

### 〈三〉

邓志谟(约 1521—1596 在世),一名谟子,字景南,出生于竹溪,因自号“竹溪散人”,一号“竹溪散生”。江西饶州府安仁(今余江)县人。读书好学沉思,博通经史诸子百家之学。工诗文,尤好研究民间俗文学。万历初年(1573)应安仁县学试,补博士弟子员。复应江西乡试,屡荐不售,于是绝意仕进,不求闻达,以著述自娱。因自号“百拙生”。为人身体瘦弱,有似不能胜衣之感,但他却胸藏万卷,学富五车,因性好游历四方,故时人称他为“两脚书橱”。著名戏剧家临川汤显

祖系他的晚辈,相与结交,称他为“异才”,十分敬重。

志谟一生性好著述,并且较为宏富。据朱潼修、徐彦楠纂[同治]《安仁县志》卷二十六之一《处士邓志谟传》载,著有《古事苑》、《事类提录》、《黄眉故事》、《白眉故事》诸书,惜未有载明卷数及版刻。查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七 018 丽正堂条下载,有“《新刊四六旁注古事苑》二十三卷,明邓志谟著,万历四十四年(1616)丽正堂刊,半页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云云一条,可谓记载得十分详细,但其他未有言及。

又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载,邓志谟还著有许多名曰“争奇”的奇书,如《山水争奇》、《风月争奇》、《梅雪争奇》、《花鸟争奇》、《童婉争奇》等,这是一种为前人所未有新创的怪诞体裁。可惜孙楷第所编二种小说书目既未有记载卷数,更未著录版刻。而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五 120 萃庆堂条下均有记载:“《山奇争奇》三卷,明邓志谟辑,明天启建阳书林余德彰萃庆堂刊;《梅雪争奇》三卷,明邓志谟辑,明天启建阳书林余德彰萃庆堂刊;《花鸟争奇》三卷,明邓志谟辑,明天启建阳书林余德彰萃庆堂刊;《蔬果争奇》三卷,明邓志谟辑,明天启建阳书林余德彰萃庆堂刊;《风月争奇》三卷,明邓志谟辑,明天启建阳书林余德彰萃庆堂刊”云云,二书所

载略有出入,《明代版刻综录》有《蔬果争奇》三卷,而《小说书目》未有著录,《小说书目》有《童婉争奇》而《版刻综录》未有记载,岂“蔬果”即系“童婉”的一种?或各自为一种?亦未可知,姑存之以待。

志谟又著有民间通俗小说三种:一为《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三卷(一作二卷)十五回,二为《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二卷十三回,三为《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二卷十四回,这三种真人真事的通俗小说,都于明万历年间由建阳书林余德彰刊刻,广泛流传于民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志谟又工曲,体裁亦极新奇。据《曲海总目提要》载:所著《五局传奇》,一用骨牌名,名曰《八珠环记》;一用曲牌名,名曰《玉连环记》;一用鸟名,名曰《凤头鞋记》;一用药名,名曰《玛瑙簪记》;一用花名,名曰《并头花记》,并传于世。

志谟尝出游至福建建阳诸地,时有书林萃庆堂余泗泉的人,系一位专以刻书为职业的著名大书贾,家资巨富,闻志谟学问渊博,且著有许多书稿尚待刊刻行世,这正合他的需要,特延聘至家,一方面充任余氏家塾的蒙童先生,课教自己的子弟;另一方面,余泗泉又将他所著各书,全部由萃庆堂为之刊刻行世。这些书便立即得到广泛流传,且有流传至日本东京,今藏于内阁文库者还有几种。

志谟留居福建建阳余氏家中充任塾师,大概有较长的岁月。他于课教余氏子弟之余暇,仍大力继续从事撰写通俗神话故事小说,余泗泉(即余德彰)萃庆堂都为它刊刻行世,除上述各书外,由于他对戏曲也很喜欢研究,所以他还校刊了一部《南九宫谱》三十二卷,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七 018 丽正堂条下记载,此书为明沈璟所编,明万历年间由金陵丽正堂所刊刻行世。丽正堂既系设在金陵,那很可能邓志谟离开了建阳来到了金陵,即使他不来金陵,或系他交由金陵丽正堂刊刻行世,亦未可知。姑存疑以待考。

志谟所著各书,流传至今者已较少见,除北京图书馆外,日本内阁文库亦有数种。1931年沧县孙楷第,为了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编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特遄赴日本,专事访求中国通俗小说,所见凡一百数十种,著为《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有“《吕仙飞剑记》上下二卷十三回,题安邑竹溪散人邓氏编,记吕洞宾事,多采宋、元人记载杂以俗说”。又有“《萨真人咒枣记》上下二卷十四回,作者亦系邓志谟。卷首有万历癸卯(三十一年)引,署名‘竹溪散人’,本《搜神记》为之,然亦多里巷之谈”。但《许真人得道铁树记》未有言及,可能系疏忽的缘故。

按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所载,仍有著录:“《新刊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二卷十五回



(一名《许仙铁树记》),存,明万历癸卯(三十一年)引。(北京图书馆藏作甲辰,亦邓氏作),萃庆堂余泗泉梓行本,二卷,插图,正文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北京图书馆所藏万历本,行款与此全同,每回插一图,封面及卷一所题书肆名均被挖去,上下二卷,与日本内阁文库本当系同一版刻。

#### 〈四〉

《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载:又有六秋亭覆明刻本,四卷,题书林龙溪振文堂刊行,半页十行,行二十六字,卷端有许真君像,魏邦达题识。按此本当刊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上距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已有数十年,万历本可能由于销行较广,印的次数较多,字已漫漶不清,所以福建龙溪又进行覆刻;大约到了道光末年(1850),又经历了100多年,江西赣州书林本立堂鉴于振文堂本又字多漫漶不清,于是复取其本进行覆刻。共分四卷:计首一卷,上、中、下三卷,半页十行,行二十六字,卷端亦有许真君像及道民魏邦达敬题像赞。二本因系出于同一版刻,所以该书在福建建阳和龙溪先后发行了250年,至道光末年才回到江西赣州重刻行世。自此又历经100余年,由于为中国人民所爱读,所以印数颇多,版现裂纹,字亦有漫漶不清的地方。

总的说来,该书约有如下几种特点。

第一、《许真君铁树记》属于中国俗文学的一种。所谓俗文学,即民间通俗的文学、人民大众的文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它虽不能登大雅之堂,不为士大夫们所重视。但这却能广泛流传民间,成为人民大众所嗜好、所爱读的书籍。

第二、《许真君铁树记》既属于中国俗文学的领域:故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说:“俗文学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份,且也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他认为中国正统文学的范围很狭小,只限于诗和散文,所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位置,便不能不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诗歌、弹词等俗文学所占领。

第三、《许真君铁树记》属于中国通俗小说讲史、话本的一派。这一派作者如林,既有文人,亦有闾巷塾师,更有瓦舍伎艺。邓志谟便是福建建阳书林余泗泉家里的塾师。他运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塑造出许真君以治水为主题而近于纪事本末体的通俗章回小说十五回,流传于世。

第四、《许真君铁树记》首卷五回,由“总叙儒释道源流,群仙庆贺老君寿”说到许逊降生,从吴猛学道。上卷四回,由真君访郭璞择居西山,乡举孝廉,官旌阳县令。知乱引退,为儿女完婚。童男女献剑,首次斩蛟。

中卷三回，二、三、四次斩蛟。叙事颇极曲折，引人入胜。下卷三回，五、六次擒蛟，得道升天。全书以治水患为中心，具有一种爱国、爱人民的崇高思想。

第五、《许真君铁树记》虽是谱写许真君六次擒蛟的神话故事，但其中却蕴藏着许多历史的史实。大抵虚实参半，既不是过实而直同史抄，也不是凭空塑造而全无史事根据。所以我们既可以把它当作神话故事去读它，但也可以把它当作历史小说去读它，在中国俗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第六、由于《许真君铁树记》在中国俗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所以自万历三十一年(1603)福建建阳余泗泉萃庆堂刊行以后，不仅广泛流传至全国各地，并且远渡海洋，流传到日本，受到日本人的喜读和宝藏。在国内，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爱读，而且在万历末年的时候，且为文人冯梦龙《警世通言》兼善堂本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篇(198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铅印本亦同)全部收入。但冯氏不仅删掉了回目，变成了纪事本末体的记事文，并且有许多史事和文字也被删掉了。所以《警世通言》俗文学的价值，当不及《许真君铁树记》的高。

第七、由于《许真君铁树记》作者邓志谟是建阳余泗泉的家塾蒙童先生，对于闾巷民间的俗言俗语、风土人情，莫不熟悉，了如指掌。所以在《许真君铁树记》

中,有一些江西间巷的方言俗语和风俗习惯的事物。所以说它是一部广大人民群众最熟悉、最亲切、最喜爱的通俗读物。

### 〈五〉

黄山书社为了弘扬中国俗文学的传统,特将中国许多古典小说整理出版,广泛访求传世稀少的版本。我个人由于喜好研究江西地方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轶事,所以早年曾肆力访求到许多江西地方文献的书。不过这些文献书,以地方志、人物志、艺文志为最多,诗文集次之,戏曲、小说又次之。《许真君铁树记》因属于江西地方文献,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读的书,故亦入藏于新风楼中,使它与《西山万寿宫通志》、《黄堂宫志》、《净明宗教录》等书,成为研究中国道家净明派学说的一个体系。净明派的人物较多,明代大著作家、戏曲家朱权(晚年隐居新建学道、遂入籍新建,故其子孙朱多证、朱谋玮、朱耷等均属新建人)、大画家朱耷(八大山人)等都属于这一派。黄山书社今将它重印行世,重新配上精美绘图,定名为《绘图真君擒蛟全传》,确是弘扬中国道家学说文化的一件大盛事。

《许真君铁树记》,我家所藏的为道光末年(1850)江西赣州本立堂的刻本,因一时手头上找不到别本可校,故仅就本立堂本进行分段标点。对于错字、讹字,便径行改正,不作校勘说明。至于重字、脱字、脱句,均

一一径行删削和订补。

全书每回除作分段外,对于“诗词曰”及“联语”,均另起一行,并前空四字。诗每行两句,词则连排。联语上下联并列,务求统一规范化。惟校者游地不广,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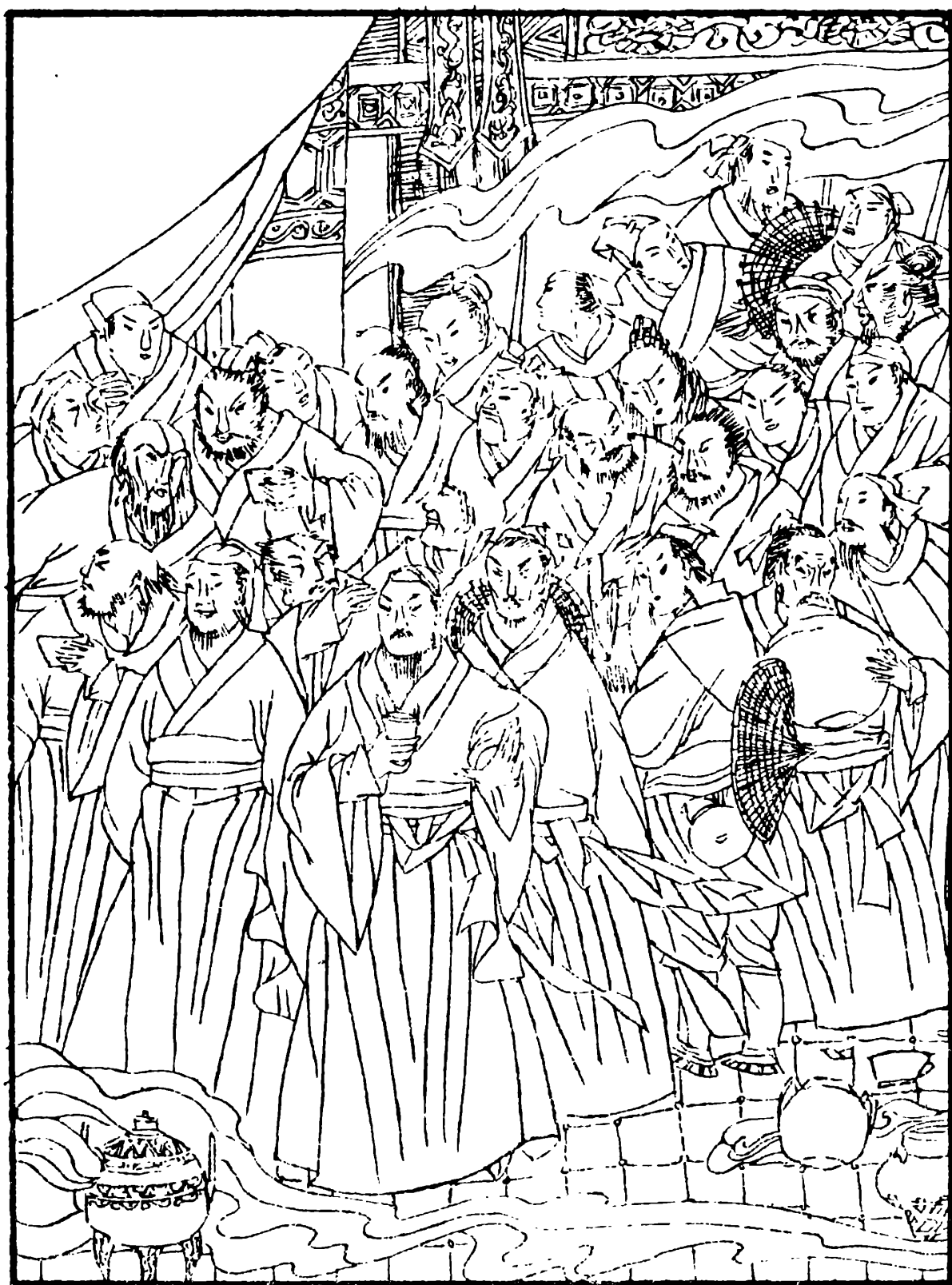
公元一九九二年壬申立春日王咨臣修改谨识。



## 铁 树 记 引

许都仙，江南人也，厥祖累世阴德，都仙以西晋初诞，溯其自，盖玉洞仙降世，岂梦熊梦乌者说哉！

都仙幼颖异，长举孝廉，擢旌阳县令，赫有政声，惟以五胡并乱，遂角簪绅，爝然不染。既归，适蛟螭肆害，将举豫章而汇之。若然，则民如鱼也。都仙乃远投谶母，传以汉兰公《玄谱》，歼旃殆尽，镇以铁树，俾洪州地脉，奠安若磐石然，厥功懋矣！宁康间，合宅上升，则许氏之阴功有报，而玉洞之仙谱为无失者。我明距晋间，世虽多乱，而都仙屡出护国，其当代铁树奕叶且重光矣！予为之作。



老君为道祖，居于太清仙境。彩云缭绕，瑞气氤氲。一日是寿诞之辰，……老君见群仙赞贺，大展仙颜，即设宴相待。

—— 第一回



## 第一回 总叙儒道释源流 群仙庆贺老君寿

词曰：

春到人间景色新，桃红李白柳条青。  
香车宝马闲来往，引却东风入禁城。  
洒豁世人闹热情，顿教忘却利和名。  
豪来试说当年事，犹记旌阳收龙精。

粤自混沌初开，民物始生，中间有三个大圣人，为三教之祖。三教是甚么教？一教是儒教：乃孔圣人，删述《六经》，垂教万世，为历代帝王之师，为万世文章之祖，这是一教。唐睿宗御制赞云：

猗欤夫子，实有道德；  
其道可学，其仪不忒。  
删诗定乐，百王取则；

吾岂匏瓜，东西南北。

一教是西方释迦牟尼佛祖，当时生在舍卫国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花，丈六金身，能变能化，无大无不大，无通不通，度众生，号作天人师，这是释家，又是一教。有诗为证：

国开夔率在西方，号作中天净梵王。  
妙相端居金色界，神通大放玉毫光。  
阎浮流水心无染，优钵昙尸体自香。  
率土苍生皈仰久，茫茫苦海渡慈航。

一教是太上老君：乃元气之祖，生天、生地、生人、出佛出仙，号铁师元阳上帝。他化身周历尘沙，不可计数。至商汤王四十八年。他又出世，乘太阳日精，化为弹丸，流入玉女口中，玉女吞之，遂有孕，怀胎八十一年，到武丁九年，破胁而生，生下地时，须发就白，人因呼为老子。老子生在李树下，因指李为姓，名耳，字伯阳，后骑了青牛出函谷关，把关吏尹喜望见紫气，知是异人来，得《道德真经》五千言，得留于世。老子入流沙修炼成仙，今居太清仙境，称为道德天尊。这又是一教。有诗为证：

玉女度鹿华，和丸咽紫霞；  
时凭白头老，去问赤松家。  
瑶池交芝岭，星坛绕香花；



青牛函谷外，玄鬓几生花。

话说三教之中，惟老君为道祖，居于太清仙境。彩云缭绕，瑞气氤氲。一日是寿诞之辰，只见三十三天天宫，并终南山、蓬莱山、阆苑山、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列位神仙，千千万万，或跨彩凤，或骑白鹤，或乘赤龙，皆飘飘然驾云雾而来，次第朝贺，献上万寿无疆词，稽首作礼。彼时老君见群仙赞贺，大展仙颜，即设宴相待。你看他们仙筵齐整不齐整，听我说来，但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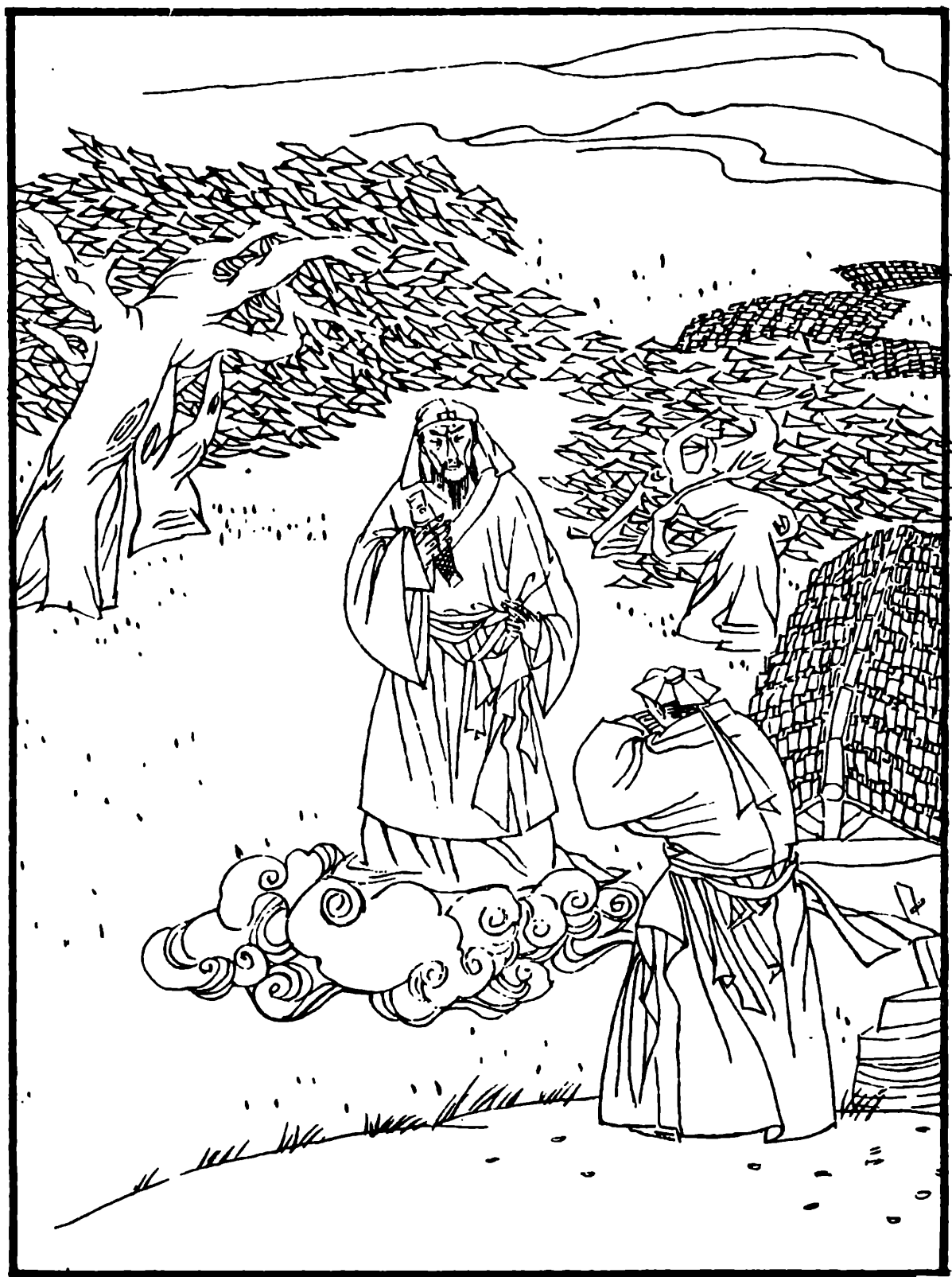
碧澄澄冰壶湛玉露，光闪闪开宴出红妆；芳馥馥作脯的是山中玄鹿，甜蜜蜜为脍的是西施神羊；赤紧紧作鲜的是东海巨鲤，活刺刺下汤的是北岭飞凤。仙果列着，红艳艳的蟠桃千万颗，一仙花开着，娇嫩嫩的异卉二三行；声喔喔的金鸡啼唱，影翩翩的彩凤翱翔；听的是咿咿哑哑、刊耳的钧天乐，闻的是氤氲氤氲、扑鼻的御炬香。仙酒酝酿的甜甜热热，仙佩鸣响的叮叮当当。俊俏俏的金童持着玉盏，轻巧巧的玉女捧着霞觞。铁拐李醉得行无好步，吕洞宾醉得一路疯狂；张天师醉得睁眉露眼，玄帝祖师醉得散发飞扬，白玉蟾醉得脱衣卸膊，萨真人醉得捏诀那罡。真个是：神仙齐赴会，别是好风光！

酒至半酣，忽太白金星越席言曰：“众仙长知否？南瞻部洲江西省之事。看江西分野，旧属豫章。其地四百年后，当有蛟蜃为妖，无人降伏，千百里之地，必化成中洋之海也。”老君曰：“吾已知之。江西有地名曰西山，水秀山青，当出异人，四百年

后,应有姓许名逊,可为群仙领袖,殄灭妖邪。今必须一仙下凡,择吉上德性浑全者,传以道法,使他日许逊降生,渊源有自耳。”斗中一仙,乃孝悌王,姓卫名弘康,字伯冲,出曰:“某观下界,有兰期者,素行不变,兼有仙骨,可传妙道,更令付此道与女真谌母,谌母付此道于许逊。口口相承,心心相契,使他日真仙有所传授,江西不至沉没。诸仙以为何如?”老君曰:“善哉!善哉!”众仙即送孝悌王至焰摩天中、通明殿下,奏闻玉帝云:

臣闻除灾求急,上帝仁心,授道传心,法流正派。窃见南瞻部洲豫章之郡,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生民繁庶,地土富饶,诚哉名都也!四百年后,当有蛟蜃为妖,毒害黎庶,切恐悠悠洪都,化作洋洋中海,臣不忍之。惟西山胜地,当出异人。四百年后,许逊当应运而生,收伏孽龙,统领仙派。弟以教术无传,渊源君自。今兖州有道真兰期,丹阳有女真谌母,德行纯全。臣兹欲临凡世,将付妙道于兰期,使他再传谌母,谌母再得许逊,一则降伏孽龙,保护生灵,二则衍教仙宗,法云流润。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

玉帝见奏,喜动天颜,即命值殿仙宫,将仙书秘诀、妙道真言,付与孝悌王领讫。孝悌王即辞别众仙,踏起祥云,顷刻之间,到阎浮世界来了。且听下回分解。



兰公一见，知其必神仙中人也，慌忙下阶迎接，揖让  
而进。

——第二回



## 第二回 孝悌王传授秘诀 汉兰公三生解化

却说前汉有一人，姓兰名期字子约，本贯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人氏。历年二百，鹤发童颜，率其家百余口，精修孝行，以善化人，与物无忤。时人不敢呼其名，尽称为兰公。彼时儿童谣云：

兰公兰公，上与天通，赤龙下迎，名列斗中。

人知其必仙也。一日，兰公凭几而坐，忽有一人，头上戴一顶逍遥巾，身上披一件道袍，脚下穿一双云履，手中拿一副鱼鼓简板，潇潇洒洒，移步而转过台阶，举手而推开竹牖。兰公一见，知其必神仙中人也，慌忙下阶迎接，揖让而进，分宾主坐定，进一盞茗。此盞非是泛常的，乃是武夷峒中之种，蒙山岭上之苗，带露摘来，雀舌乍含三日雨，连云蒸起，龙牙先作一圆春，即此一盞之献。兰公敬客，意甚厚也。茶罢，问曰：“山野鄙夫，有劳仙翁过访，不识仙翁高姓贵名，幸垂清教。”其人对曰：



“吾乃斗中之仙孝悌王。本姓卫，名弘康。自上清下来，遨游人间，久闻先生精修孝行，善及天下，身虽落在尘地，名已登于天府，故此相访，特陈孝悌之道，化尔三生。”兰公低头拜曰：“贫老自分凡骨，敢望仙班！况孝行止可淑一身，不能淑一世，可以率一家，不能以率四海。今仙翁曰化我三生，琐琐贫志，有何功德，感动仙灵乎？”孝悌王曰：“尔视人犹己，不为两物，恭天地本于一心，功德大矣！”遂以手扶起兰公，曰：“居！吾语尔！”兰公起曰：“愿听仙翁明示！”孝悌王曰：“始炁为大道于日中，是为‘孝悌王’，无炁为至道于月中，是为‘孝道明王’，玄炁为孝道于斗中，是为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孝之义大矣哉！先生修养三世，行满功成，当得无炁于月中，而为孝道明王。四百年后，晋代有一真仙许逊，承吾孝道之宗，是为中仙之长，得始炁于日中，而为孝仙王也！”遂成断句一律云：

孝乃人之百行原，功成名秩可登仙；  
笑看今世庸夫辈，妄把阴阳颠倒颠。

自是孝悌王悉将仙家妙诀及金丹宝鉴、铜符铁券，并上精灵童、飞步斩邪之法，一一传授兰公。又嘱曰：“此道不可轻传，惟丹阳黄堂者，有一女真谌母，德行纯全，尔可将此道传之。可令谌母复传于学仙童子许逊，使许逊得知，复传吴猛诸徒，则渊源有自，超凡而入圣者，不患其无由路也！”言毕辞去。兰公远送，孝悌王足下起一朵祥云，真冲霄汉而去，兰公拜而送之。及回家中，将金符、铁券、秘诀，逐一参悟，遂择地炼丹，其法

云：

黑铅天之精，白金地之髓，黑隐水之阳，白有火之炁，黑白往来蟠，阴阳归正位。二物俱含性，丹经号同类，黑以白为犬，白以黑为地，阴阳混沌时，朵朵金莲翠。宝月满丹田，霞光照灵慧，休闭通天道，莫泄混元气。精气口诀功，火候文武意，凡中养圣孙，万般只此贵。一日生一男，男人各有配。

兰公炼丹毕，遂得仙宗，举家之老者，发白反黑，无者辟谷无饥，远近闻之，皆知其必飞升上清也。时有火龙者，系洋子江中孽畜，神通广大，知其法教，恐后来子孙，必遭歼灭。乃统令鼋帅、虾兵、蟹将等，身披甲冑，手执钢叉，一齐奔出，将兰公宅上，围得重重叠叠、周周匝匝，声声叫着，要夺金丹宝鉴、铜符铁券之文。兰公听了，竟不知灾从何处来、祸从何处起？同家人开门一看，只见一片猛火，焰腾腾烧将过来，好惊人哩！哪火呵：

红刺刺灾威着林木，黑漫漫烟气蔽乾坤，却似红孩儿身中四十八万毛孔，一齐迸出；又似华光将手里三十六块金砖，一并烧辉。此火比灾时炤着的更加十倍，此火比兰丘烧着的更烈九分！咸阳遭之，烽焰三月不绝；昆山遇之，玉石一时俱焚。虽有佛图灯佛法无边，嚬洒莫能扑灭；虽有张靖虚道法至显，倾茶难以消沦。此不比葛仙翁吐出的虚焰术，此不比关云长暗设着烟炖计。任尔焦头烂额莫

敕。此火烧空燎原，谁不畏之？

却说那火，也不是天火，也不是地火，也不是人火，也不是鬼火，也不是雷公霹雳火，却是那洋子江中一个火龙吐出来的。那兰公家人来报道：“孽畜势了大的紧！”大的摇两下头，小的伸两下舌，男男妇妇，痴痴呆呆，总不开口做声。兰公知是火龙，大家吐舌。“尔孽畜！无故火攻我家，你意如何？”火龙道：“我只取尔金丹宝鉴、铜符、铁券并灵童等事！尔若献上与我，万事俱休，不然，你那大居，不够我烧哩！”兰公曰：“金丹、宝鉴、铜符、铁券之文，乃斗中孝悌王亲授我的，我怎肯胡乱与你？”只见火光中闪出一员鼉帅，你看他：

四爪棱棱锋快，背负一面火牌。

扬威耀武撞将来，真个是形容古怪！

那鼉帅道：“你若不早送出仙书，我就叫你片瓦无存！”兰公睁仙眼一看，原来是鼉，却不在心上。又有虾兵跳出来，则见得它：

头似龙头模样，棕须一把交加。

手执两个钢叉，真是令人惊怕！

又有蟹将出来，又妆束得别样。则见它：

浑身披着甲冑，钢叉利似青锋。

背驼一鼓响咚咚，横行得十分英勇！

却说那虾兵蟹将，大叫道：“若不早献仙书，尔家有十个，我杀尔十个，有二百，我杀尔二百！教尔死无遗类！”兰公又举仙眼一看，原来一个是虾精、一个是蟹精，益不着意。遂剪了一个指甲来，约有三寸长，呵了一口仙气，念动真言，化作个三尺宝剑。有诗为证：

非铜非铁体质坚，化成宝剑光凛然。  
不须锻炼红如火，腾腾杀气胜龙泉。  
光芒颜色如霜雪，见者咨嗟叹奇绝！  
琉璃宝匣吐莲花，错镂金环出明月。  
此剑神仙流真精，千妖万邪俱退身。  
闪闪烁烁青蛇子，重重片片绿龟鳞。  
腾出寒光逼星斗，响声一似苍龙吟。  
今朝挥向烈火中，不识蛟螭敢当否？

兰公将所化指甲宝剑，向空掷起。那剑活刺刺就似个鹞子，光闪闪就似个流星赶月，响铮铮就似个铁马鼓风，急腾腾就似个锦鳞跃浪，飞入火焰之中，左一冲，右一击；左一挑，右一剔；左一砍，右一劈。那些妖精，如何当抵得住？只见鼋帅遇着，缩头缩脑，负一面贝牌，急忙忙的走到了峡江口，深深的那里躲避，至今不敢出头！那虾兵遇着，拖了两个钢叉，连跳跳，忙走走，你见它走在哪里？直走到洛阳桥下石缝子里藏身，至今腰也不敢伸！那蟹将遇着，虽有全身坚甲，也不济事，拖了两个钢叉，

横走直走，虽有八只脚，见它更走不动，却被宝剑一劈，分为两段。

那火龙自知兰公法大，难以当抵，叹曰：“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把儿孙作马牛！就后来子孙，福由他去享，祸由他去当！我不理他！”遂奔入洋子江中，万丈深潭底藏身去了。自是兰公举家拔宅升天，玉帝封兰公为孝明王，不在话下。再看谶母显化之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孝明王兰公，……乃变为一小娃，年方三四岁，在吴郡市上啼哭不止。谿母过于其处，见而哀之，问曰：“孩儿因何在此悲啼？”

——第三回



### 第三回 孝明王变化小儿 谌母传孝明王道

却说金陵丹阳郡，地名黄堂，有一女真字曰婴，潜通至道，忘其甲子，不知几百年岁，乡人累世见之，齿发不衰，容貌常少，皆以谌母呼之，谓其可作母仪也。

时孝明王兰公，已得孝悌王妙道，钦奉玉旨，将此道复传于谌母，乃变为一小娃，年方三四岁，在吴郡市上，啼哭不止。你看这个娃子：

头剃得光光乍，眼儿水泪汪汪，衫儿遮不住刮地风，驻云飞望不见香柳娘。离母的雏嫩嫩黄莺儿，又好似失乳的孤单单山坡羊。哭皇天一声声断人肠，浑不是耍孩儿的模样！

谌母过于其处，见而哀之，问曰：“孩儿因何在此悲啼？”孩儿曰：“当此三关离乱之时，吴王新即位，曹操兵来江西，父母携我避兵，乱兵追急，舍我逃散，今不知所在。伏望老母收留，长



大当衔环结草以报！”谌母怜其孤苦，遂收此儿归家抚养。渐已长成，母令其读书，真个是读破万卷书，一目十行；母令其写字，真个是毫光飞雾雨，纸上走龙蛇；母令其赋诗，真个是唾吐成珠玉，词成泣鬼神；母令其作文，真个是篇篇成锦绣，字字吐珠玑！这也还不打紧，在上的天文，哪些不深晓？在下的地理，哪些不精通？在三代两汉的人物，哪些不周知？这是聪明之子，俊秀之儿！谌母不胜之喜。及其弱冠，谌母谓曰：“我修奉正道，其来已久，不知岁月几更矣！一切人情世事，置之度外。但怜尔孤苦，抚养于尔。今尔已长成，又无父母，尔何以为姓氏？”儿曰：“深感老母教育之恩，敢不奉命！但昔日曾蒙斗中仙人授我以灵童金约，为孝道明王，请以此为名号，不知老母心下何如？”母曰：“已是天真付授，吾何敢违？”适值谌母东邻，有一耆老，生有一女，年方十八，尔看她标致不标致？但见她：

面抹着白光光润乳粉，发梳着黑悠悠何首乌；金银花娇滴滴插鬓稀疏，甜蜜蜜露一双丁香奶乳；嫩尖尖良姜手指，光溜溜滑石皮肤。欲嫁槟榔作女夫，试问取寿高高贝母！

耆老见明王天姿明敏，容貌端正，欲以女妻之，使人于谌母议亲。谌母对明王谓之，曰：“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尔今年已长成，合婚娶邻家之女，以为配偶。”明王跪进母前曰：“儿非浮世之人，领斗中孝悌王仙旨，叫我传道与母。故此化身，变为小儿，特来度脱我母，何必更议婚姻！但如今高建仙坛，传付此道于母，使我母亦得飞升上清也！”谌母听得此言，且惊且喜，遂

于黄堂建立仙坛，大阐孝悌王之道。明王遂告谌母以修真之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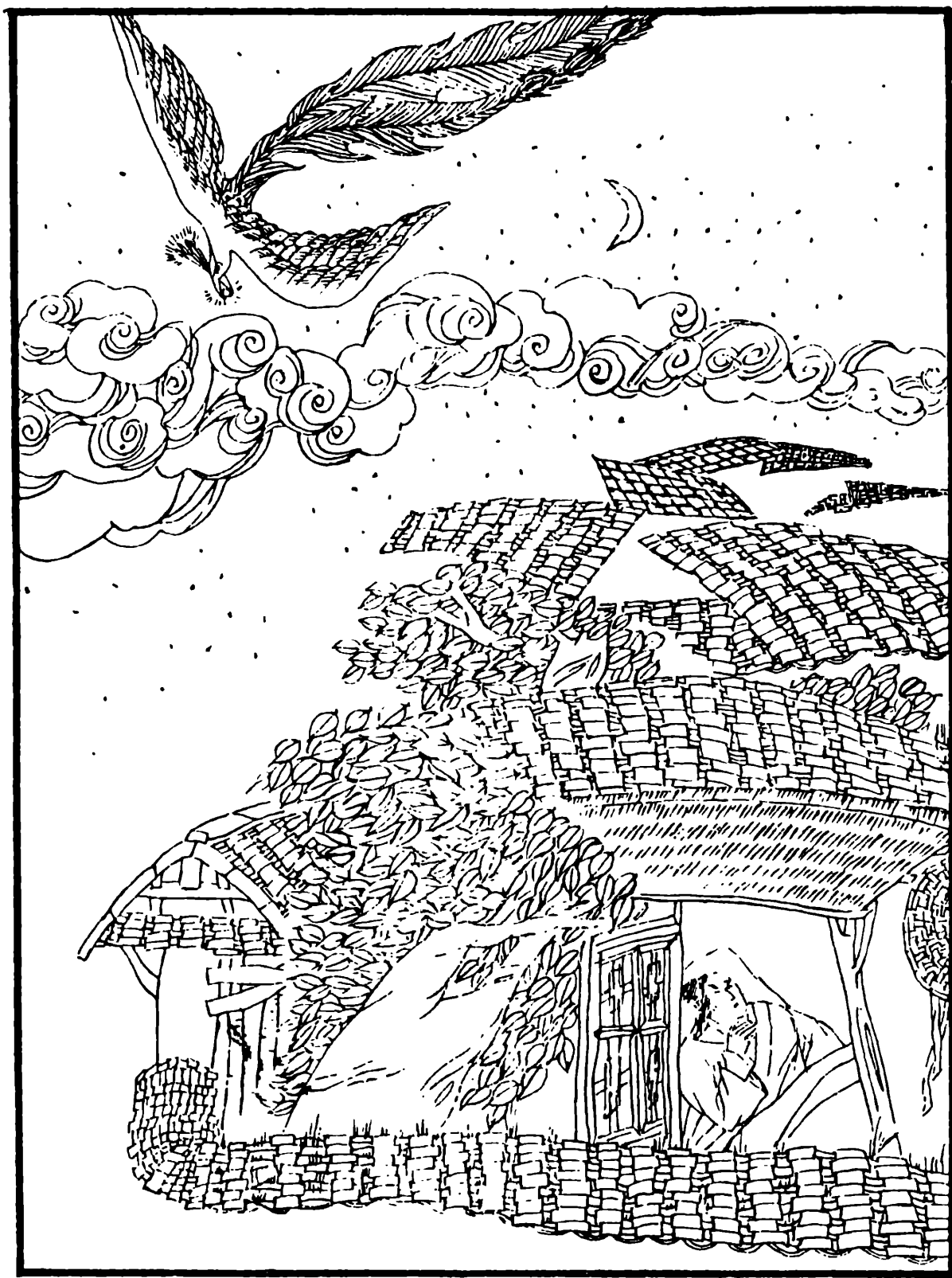
真仙试把道法传，阐扬正教汞与铅，  
铅飞雪浪汞流液，朵朵金莲起紫烟。  
紫烟飞上凌霄殿，连连结结冰花片，  
日月抛光明天下，巽风常使金花现。  
抽出天魂夺月霞，水晶宫里是吾家，  
家家都是非常景，夜餐露液登日华。  
汞死为铅铅化土，白云鼎气丹之祖，  
收尽天魂地魄中，玄元称此为丹母。  
仙机细细口传君，巧夺乾坤日月真，  
道法于门及万户，万户千门独朝暮。  
早朝上帝抛金玺，亲奉玉皇丹诏旨，  
朝游碧落暮苍梧，东走扶桑西苑圃。  
汞是元神铅是形，形神相得合为真，  
真神相遇真形后，善果周完睹大清。

于是孝明王仍以孝悌王所授金丹、宝鉴、铜符、铁券、灵童及正一斩邪、三五飞步之法，悉付与谌母。时有九凤齐鸣，万灵萃止。

谌母得此道，如拨云之见皓月、瑞雪之点红炉。乃谓孝明王曰：“论今日恩情，我为母，君为子；论今日传授，君为师，我为徒！”遂欲低头下拜。孝明王曰：“只论子母，莫论师徒！”乃不受谌母之拜，惟嘱之曰：“此道老母宜深藏秘隐，不可轻泄！我

领孝悌王之言，后世晋代有二人来学仙者，一为许逊，一为吴猛，二人皆名登仙籍，惟许逊得传此道。按《玉皇玄谱》仙籍品秩，吴猛位居元部乡御史；许逊位居都仙大使，兼高明太史，总领仙部，是为众仙之长。老母可将此道传与许逊，又叫许逊传与吴猛，庶品秩不紊矣！”明王言罢，辞别老母，飞腾太空而去。湛母听明王之教，保持此道，兢兢业业，以待后世真仙亲相授受。有诗为证：

出入无车只驾云，尘凡自是不同众，  
明王恐绝仙家术，告诫叮咛度后人！



闻奏，乃差玉洞天仙，身变金凤，口衔宝珠，下降凡世

.....

——第四回

\_\_\_\_\_

## 第四回 许琰许肃布阴德 许逊应太运而生

却说汉灵帝时，十常侍用事，忠良受其党锢，谗讹过于擢用，毒流四海，败坏朝端，天下百姓，却那一个不咀咀嚼嚼，那一个不嗟嗟怨怨。这一嗟怨不打紧，却惊动了上界玉帝，帝见灵帝这般无道，遂降下两场大灾异做着他，使久雨之后，又是久旱。且说那久雨如何，终朝不收雨脚，彻夜不散云头，一连就下了五个整整的月。有诗为证：

上天淫雨久连连，四海居民总可怜，  
商市长高柴米价，民家尽用篋笥钱。  
青山点点云迷树，白地茫茫水接天，  
到处凄凉厨灶冷，晚来犹未爨朝烟！

淫雨已过，俗说久雨必有久晴，岂知普天之下，又大旱一年整整的。莫说禾苗槁死，就是草木也干枯了。又有诗为证：

旱魃为殃似火加，炎蒸燠燠实堪嗟！  
郊原到处枯禾黍，田野何曾熟稻麻？  
稚子悲号皆绝粒，人民逃散已无家，  
纷纷四海皆如此，纵是行军亦唱沙！

不说灵帝无道，水旱相仍，可怜那一时百姓，吃了早饭又愁晚饭，缝夏衣更作冬衣，哪里去闻得有父母的凄凄惶惶号寒，哪里去闻得有妻子的悲悲切切啼饥？正是朝有好臣野有贼，地无荒草树无皮。壮者皆散于四方，老者尽死于沟壑！

时许都有一人，姓许名琰，字汝玉，乃颍阳许由之后。为人豁达大度，仁民爱物，深明医道，擢太医院医官。尔看这个医官，名播天门，冬性含地苡仁，怀厚林之材，无邪无曲；典从容之职，医国医人。时尚有好事者，赠以对联云：

种董氏杏林出心土化工敷春色；  
濬苏仙枯井流性中恩泽沛泉源。

时许琰感饥荒之岁，死者莫计其数。乃尽其家资置药丸数百斛，名曰“救饥丹”，散与四方食之。每食一丸，可饱四十余日。于是饥饿之人，俱得不死。你看这等的阴功，岂无报应？于是琰妻张氏，身怀有孕，妊娠满足，生下一子，名曰许肃，字世为。自幼聪明，嗜欲不染。及长，有高节，朝廷屡聘不仕。

及至献帝初平年间，许都又遭大荒。这一荒不打紧，千文一斗米，那米就贵如玉粒；三日一餐饭，好饭就胜如胡麻。人人菜色，个个鹄形，人民真个好苦！况黄巾“贼”起，又遇大乱。这

一乱不打紧，李、郭并起，到处烽烟！那室家分离的，不是夫哭妻，就是妻哭夫；那儿娘失散的，不是子寻母，就是母寻子；那兄弟逃走的，不是兄呼弟，即是弟呼兄！熙熙攘攘，啼啼哭哭，有甚么好处？真个是宁作太平犬，莫作离乱人！

彼时许肃家尚丰盛，将自己仓中谷粟，一概周给各乡，遂挈家避乱于江南，择居豫章之南昌。行不数日，因暑炎热，憩于槐阴树下，偶拾得一襁褓。肃拆开观之，见有黄金百两余，谓家人曰：“此物不知何人所遗？尔等先行，吾坐于此处，以待失金人到此，将此金还他！”及至暮，无有追寻者。肃候至次日清晨，才有一客人，号泣而至。肃问之曰：“客官因何悲哭？”客曰：“吾乃山西平阳人，抛了父母妻子，出往汀梁游商，三年止趁黄金一百三十两。昨日避暑于此歇憩片时，不意将金遗落。及至宿店，始觉行囊一空！今日径寻至此，谅此冲要大路，来来往往，安得此金尚在！若此金不见，吾亦无面回家见父母妻子，不如触此槐树而死，免得受此沔气！”即望槐树而触，肃急止之曰：“不可！尔弃父母妻子，出外经商，倘尔轻生，叫尔父母妻子所靠何人？我昨日过此，此金是我拾得，等了一晚，方等尔来，吾将还尔！”遂出金还之。其人曰：“难得此等好意！吾愿将金一半以谢厚恩！”肃曰：“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固辞勿受。其人叩头感谢而去。后人诗叹曰：

父施药饵救饥荒，子弃黄金德性良。

可羨一家皆积善，致生仙胤永流芳！

却说太白金星，见许氏世代积善，唤监察神曰：“汝在人



间，监察善恶。凡人有善，不可不赏；凡人有恶，不可不罚！今南昌许肃父子，父以济饥丹药数百斛，救人甚多；子以仓粟赈贫，拾金还客，何不表奏天庭？”监察神从金星之言，商议具表上奏玉帝，同至天门下，奏曰：

臣闻作善者，天降之百祥；作不善者，天降之百殃。是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南昌许肃父许琰，普施丹药，救饥活命几百万人。肃有父风，布施米粟，资民衣食，拾金不取，种种可嘉。今肃尚无子，伏愿差下天仙，降临凡世，以为许肃之子，补报阴德，以劝善行！臣金星同监察神，不胜瞻仰之至！

玉帝闻奏，展开表章看毕。乃曰：“朕观卿表，乃知许肃父子，世代阴功，若不厚报，无以劝善。”即仰殿前掌判仙官，将《玄谱》仙籍品秩，逐一查检，看晋代当有何物害民，当出何人得道，以除民害，即差下凡，以报行善之家。掌判仙官即将《玄谱》看毕，奏曰：“晋代江西，当出一孽龙精，扰害生民。合轮值玉洞天仙降世，得受女真谶母飞步斩妖之法，斩灭孽龙余党，以除民害！”玉帝闻奏，乃差玉洞天仙，身变金凤，口衔宝珠，下降凡世，直到许肃家庭，将珠吐与肃妻吞之，使肃妻有孕，然后受胎出世，名许逊，得谶母正一飞步之法，诛馘孽龙，功成完满，拔宅升天，以昭善报。太白金星及监察神谢恩而退。天使即传玉旨，宣取玉洞天仙，直至天庭，谨依玉旨分咐，拜谢玉帝而行，遂变金凤衔珠降世，直至许肃之家。有诗为证：

御殿亲传玉帝书，祥云霭霭凤衔珠。  
试看凡夫生仙种，积善之家庆有余。

却说吴赤乌二年，孙权卯号三月，肃妻何氏，是夜忽得一梦，梦见有一金凤衔珠，飞降于庭前。其珠也不是老蚌腹中出的，其珠也不是骊龙项下悬的，其珠也不是魏王炤乘的，其珠也不是吕奉先金冠的，却原来圆圆净净、光光明明，是玉皇殿前照座的宝珠一颗！敕令那金凤衔来一坠，坠于何氏掌中。何氏喜而玩之，遂将其珠含于口中，不觉那唾津儿满口，把那颗滑溜宝珠一咽，竟吞下肚里去了。及其睡醒之时，原来是一梦！听谯楼之鼓，已打三更。彼时何氏只说是梦中吞了那珠。哪晓得玉洞天仙投胎出世？直到月红信消期，才晓得有孕！遂对夫君许肃说其根由。许肃听知此事，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怎么年过三十无嗣，今妻有孕，这不是可喜？何氏自来没有生育，恐胎产之时，十分艰苦，这不是可惧？遂对其妻谓曰：“我前日在城中嬉游，见那广润门有个占卦先生，头戴一顶道巾，身披着二十四气的摆褐，脚穿着南宫轿夫营里三厢履鞋，一面招牌，写着‘易卦通神’四个大字。那问卜的如柳穿梭。我问那邻居，这先生是哪里的？那邻居道：‘也不知他的姓名，只闻得他道是鬼谷子的口口，混名鬼推’。我不免去问他个吉凶，或是男是女，看他如何？”何氏言道：“言之有理！”

那许肃员外，即整衣冠，竟往广润门来。只见那先生：忙忙地占了又断，断了又占。拨不开的人头，移不动的脚步！许员外站得个腿儿酸麻，总挤他不上，只得叫上一句：“鬼推先生！”那先生听见叫了他的混名，只说是个旧相识，连忙说道：“请

进！请进！”许员外把手排开众人，方终挨得进去。相见礼毕。许员外说道：“小弟敬来问个六甲，或生男生女、或吉或凶，请先生指教！”那先生是个惯熟的，转身即添上一炷香，唱一个喏，口里就念动：

“虔叩六丁神，文王卦有灵。  
吉凶含万象，切莫顺人情！”

今有南昌府南昌县求卦信人许肃，敬占六甲生产，八八六十四卦，内求一卦；三百八十四爻，内占六爻。爻莫乱动，卦莫乱移！吉则判吉，凶则判凶！明彰报应！”那先生念罢了，把铜钱掷上六掷，掷得个“地天泰”卦。先生道：“好个卦头！且是天喜卦头。贵人禄马持世，福德临身！”遂与许员外唱了一个喏，道声：“恭喜！恭喜！好一个男喜！遂人做神仙哩！”遂批上几句云：

“福德临身旺，青龙把世持。  
秋风生桂子，坐草却无虞。”

许员外得了这个卦，心下才安稳些，遂将几十文钱，谢了先生。回来与何氏说了一番，何氏心亦少稳。

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却是八月十五了。只见金乌西坠，玉兔东升。这一夜却不是等闲之夜，乃是中秋良夜；那个月也不是等闲之月，却是中秋明月。僧如满有诗为证：

团团离海俏，渐渐出云衢。

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

又有苏东坡《水调歌头》词一首为训：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知何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话说许员外与何氏，贪看了一会，不觉二更将尽，三鼓将传，忽听得天上奏一部仙乐，祥云缭绕，送下一个天仙来了。猛地里，何氏腹中疼起来，遂推开那格子眼，斜倚着锦屏风，取下了八珠环，脱下了锦裙襖，只见那玉沟里似雪消春水来，血淋淋似落花红满地。那许员外在肚上似揉碎梅花样，揉一揉，那何氏双脚挣一挣，就生下个孩儿下来。则闻得香馥馥异芳满室，又见那赤烂烂红光照人，真个是五色云中呈鸞鹭，九重天上送麒麟！

次早邻居，上上下下，齐齐整整，都来贺喜。

却说真君于中秋夜降生，初出之日，祥云罩屋，百鸟喧门，一气氤氲，异香经月不散，远近之人，莫不异之！真君之生，形容端正，神清骨秀，颖悟过人。年有三岁，即知父母之劬劳而有怪，识兄弟之伦，叙而让坐，父母乃取名逊，字敬之。年十岁，从师读书，一目十行俱下。尔又看他写的字，铁画银钩，就是那王羲之，也叫着他做师傅；作的文，锦辞秀句，就是班仲升也称着

他作哥哥；吟的诗，玉律金声，就似那曹子建只做得他徒弟！一日，先生出一对与真君对：“夹涧古松，长就龙鳞因耐雪。”真君对云：“出林新竹，展开凤毛便腾云。”先生大惊，异之。对其父许肃曰：“贤郎学问，大过于人，吾不能为之师矣！”固辞而去。真君曰：“师去，弃书不读！”遂慕于修养学礼之法，常作诗数韵，遂大书于壁以自傲云：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少年后除老，  
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闲愁与烦恼。  
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  
花前月后能几人，不如且把金樽倒！  
世上财多用不尽，朝内官多做不了。  
官大财多心转劳，落得自家白头早！  
请君细数眼前人，二年一度埋青草，  
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世间人我莫争强，祸福无门人自讨。  
还丹何不学神仙？逍遥快乐蓬莱岛！



(吴猛)徐徐步入其中,山清水秀,乔木深木,女织男耕,鸡鸣犬吠,别是一洞天之地也!……须臾间,一老人羽衣鹤氅,素扇纶巾,飘飘然自松下而出。

——第五回



## 第五回 吴猛遇真君得道 真君投吴猛指引

且说真君惟慕仙道，未有点化，却从哪里做功夫。

时有吴猛，字世云，西宁州人，性至孝。夏月亲睡无帐，恐蚊啮齿其亲，每先坐于床，令其蚊所啮，不以手驱之，使蚊啮饱，亲得安寝。于是举孝廉，事吴为洛阳令。因三国离乱，谢职而归，得受异人神方，乃日以修炼为事。又闻南海太守鲍靓有道德，吴君乃虔心往师之，得其秘法。一日，游庐山三石梁，见水中有五色祥云，掩映金楼宝殿；一轮红日，光含玉树琼枝，观之不舍，徐徐步入其中，山清水秀，乔木深林，女织男耕，鸡鸣犬吠，别是一洞天之地也！须臾间，一老人，羽衣鹤氅，素扇纶巾，飘飘然自松下而出。旁有一童子，手执金盘，中承玉露。老人曰：“闻先生来游敝地，无以为茶，特以金盘承露为献！”吴君曰：“区区一介庸夫，误入仙境，幸勿罪也！又蒙玉露相赐，感恩不浅！”即拜受之，饮之入口，清凉如水。忽觉心体爽快，毛骨轻逸。老人曰：“此玉露者，正所谓琼浆是也！子服之后，可以长生！”吴君拜谢，不胜之喜。老人正欲抽身而去，吴猛问之此是



何处去?老人曰:“此乃是三十二天之界,上是昊天至尊玉皇上帝之金阙,下乃云台露阁诸天吴仙之洞府。汝今得受丁羲之方,名列仙籍,但修行功欠,仙骨未充,尚无超升之日。吾有白云符一道,今特授尔,尔回去,可持修勿倦!”吴君唯唯受命。二人分别,吴君身体依然尚倚在桥梁之上。

回至豫章,江中风涛大作,舟船漂泊,竟不能渡,乃取所执白羽扇,画水成陆路一条,徐徐而渡,渡毕,路复为水。观者骇然,于是道术大行于吴晋之间,弟子相从者甚众。有诗为证:

步入桥梁上九天,真仙亲授白云篇。  
中间易简无多术,只是教人炼汞铅。

且说真君惟慕仙道,心常切切。忽一日有一人姓胡名元,字子元,自幼与真君同窗,情好甚密,别真君日久,欲叙间阔之情,特来相访。真君倒履相迎,握手谈心,叙昔话旧,献茶问毕,再命童儿剪西园之韭,开东阁之樽,相与对床谈吐,且又共联诗云:

自昔河梁别(真君),于今隔几年(子元),  
参商分卯酉(真君),鱼雁阻天渊(子元)。  
日久添新恨(真君),风晨忆旧绿(子元)。  
相逢一樽酒(真君),灯下话留连(子元)!

二人联诗已毕,子元曰:“君学问宏深,明年大比,取青紫如拾芥耳!”真君曰:“功名身外物,富贵若浮云!吾实无心于

此。”子元曰：“君胡为出此言？”及观壁间数咏，见其有驰慕神仙之意，乃曰：“老兄欲为云外客乎？”真君道：“惶愧惶愧！自昔奉教，别来殊不谙世。自知富贵百年，终难保守，轮回六道，易得循环。今虽潜心向善，但未得明师耳！”子元曰：“老兄之言，正合我意，弟亦颇嗜方外之术，恨不遇明师！往者因访道友云阳詹先生，言及西宁有一人，姓吴名猛，字世云，修炼得法，道术盛行，闻名久矣！本欲拜投，奈母年老，不敢远离。老兄若不惜劳苦，请往师之。”真君一闻此言，大喜曰：“多谢老兄指教！”二人分别而去。真君拜辞父母，即收拾行李，竟投西宁而去。后人诗赞曰：

无形无影仙路难，未经师授莫跻攀。

胡君幸助吹嘘力，打破玄元第一关！

话说真君往西宁投师，路途之间，千辛万苦，晴则披着星，戴着月，闻笼鸡报晓即登程；阴则沐了雨，栉了风，见野鸟投林方借宿。关河迢远，行长亭又见短亭；山路崎岖，过小涧且逢大涧。村中有酒无心问，牧童空指；路上有花何意寻？红裙虚探。真个是一心专向灵山佛，意马心猿紧紧拴。

且喜晓行夜宿，得到吴君之门。真君乃持着拜帖，对道童曰：“敢烦仙童通报吴君，南昌有一庸人，敬来投拜！”那童子不慌不忙，持着一个拜帖，直进通报。那吴君将拜帖展看，只见上写着“豫章门生许逊顿首拜”，吴君看了，惊曰：“此人乃有道之士！”即出门迎接，揖让而坐，礼毕。真君曰：“小人久闻仙丈道术盛行，久欲拜投，恨无门路。昨得先生指引，故左右受业门

下,不知仙丈肯容纳否?”吴君见真君仪容秀伟,乃对真君曰:“久慕先生大名,每思一面,今幸识荆,奈小老粗通道术,焉能为人之师?但先生此来,当尽剖露,岂敢自私!亦不敢以先生在弟子列也。”自是吴君视真君,悉以宾朋相待,每称真君为许先生,然真君亦尊吴君而不敢自居。

一日,二人坐清虚堂,共谈神仙之事。真君问曰:“人之有生必有死,乃古今之定理。吾见有壮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不知何道所致?”吴君曰:“人之有生,自父母交媾,二气相合,阴承阳生,气随胎化,三百日形圆,灵光入体,与母分离。五千日气足,是为十五童男。此时阴阳全足,可以比东日之光,过此以往,不知修养者,走失元阳,耗散真气,气弱则有病老死苦之患!”真君曰:“病老死苦,将何以却之?望仙丈指教。”吴君曰:“人生所见病老死苦,在人中修仙,仙中升天耳。”真君曰:“人死为鬼,道成为仙,仙中升天者,何也?”吴君曰:“纯阴而无阳者,鬼也;纯阳而无阴者,仙也;阴阳相离者,人也。惟人可以以为仙,可以为鬼。仙有五等,法有三成,修持在人而已。”真君曰:“何谓法有三成,仙有五等?”吴君曰:“法有三成:有小成、中成、大成;仙有五等: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所谓鬼仙者:少年不修,放情纵欲,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以致病死,阴灵不散,成精作怪,故曰鬼仙。鬼仙不离于鬼也。所谓人仙:修真之士,不悟大道,惟小用其功,绝五味者,岂有六气?忘七情者,岂知有十戒?行嗽咽者,而吐纳之为错;著采补者,取清净以为愚。采取妇人之气者,与缩金龟者,不漏真阳;食干女之乳与炼金丹不同,此等之辈,止是于大道中得一法一术成功,但巽女乐延寿而已,故曰人仙。人仙不高于人也。所谓地仙者:天仙

之半，神仙之中，土止小成之法，识坎离之法配，悟龙虎之飞腾，炼成丹药，修养真元，而得长生不死，以作陆地神仙，故曰地仙。地仙不离于地也。所谓神仙者，以地仙厌居尘世，得中成之法，抽铅添汞，金精炼项，注液还丹，五气朝元，三阳聚顶，功满志成，胎生身化，阴尽阳纯，身外有身，脱质成仙，超凡入圣，谢绝尘世，以归三岛，故曰神仙。神仙不离于神也。所谓天仙者：神仙已成，而厌居三岛，得大成之法，内外丹成，道上有功，人间有行，功行满足，授天书以还洞天，是曰天仙。天仙不离于天也。然修行之要，炼丹为急，吾有《洞仙歌》二十二首，君急记之：

丹之始，无上元君授圣主；法出先天五太初，遇元修炼身冲举。

丹之祖，生育三才运今古；隐在江湖山泽间，志士采来作丹母。

丹之父，晓鸟飞上扶桑树；万道霞光照太虚，调和兔髓可烹煮。

丹之母，金晶莹洁交三五；乌老传和不终朝，炼成大药世无比。

丹之胎，乌肝兔髓毓真胚；一水二汞三妙质，四五三成明自来。

丹之兆，三日结胎方入妙；万丈红光贯斗牛，五音六律随时奏。

丹之原，红紫光明人莫测；元自虚无黍米珠，色却是空空即色。

丹之录，十月脱胎丹始成；一粒一服百日足，改换形骨自长生。

丹之圣，九年炼就五霞鼎；药力加添水火功，枯骨立起孤魂醒。

丹之室，上弦七分下弦八；中虚一寸号明堂，产出灵苗成金液。

丹之釜，恒廓坛炉须坚固；内外护持水火金，日日金胎产盘古。

丹之灶，鼎曲相通似蓬岛；上安垣廓护金炉，五炼龙膏并虎脑。

丹之火，一日时辰十二个；文兮武兮要合宜，抽添进退莫太过。

丹之水，器凭胜负斯为美；不潮不滥致中和，滋产灵苗吐金蕊。

丹之威，红光耿耿冲紫薇；七星灿灿三台烂，天丁地甲皆皈依。

丹之窍，天地人兮各有奥；紫薇岳渎及明君，三界精灵皈至道。

丹之彩，依方逐位姿排派；青白赤红黄居中，摄瑞招祥神自在。

丹之用，真土真铅与真汞；黑中取白赤中青，全凭水火静中动。

丹之融，阴阳配合在雌雄；龙精虎髓鼎中烹，造化抽添火候功。

丹之理，龙膏虎髓灵无比；二家交媾仗真精，屯蒙进退全

终始。

丹之瑞，小无其内大无外；放弥六合退藏蜜，三界收来黍珠内。

丹之完，玉皇俸禄要天缘；等闲岂许无人泄，万劫之中始一传。

真君曰：“多谢仙丈指教！敢问仙丈，五仙之中，已造到何仙地位？”吴猛曰：“小老山野愚蒙，功行殊欠，不过得小成之功而为地仙耳。若于神仙、天仙，虽知门路，无力可扳！”遂将烧炼秘诀，并白云符书，悉传与真君。真君顿首拜谢，相辞而归。不知后去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郭)璞曰：“许先生仪容秀伟，骨秀神清，非尘中人物，  
富贵之地，不足以居先生。居先生者，其神位之地乎？”

——第六回





## 第六回 真君访郭璞寻居 朝廷举真君孝廉

却说真君得受吴君之道，回至本宅，厌居闹市，欲寻名山胜地，以为栖身之所。闻知汝南有一人，姓郭名璞，字景纯，明阴阳、风水之道，遨游江湖。真君敬访之，欲问择居之事。

璞一日早起，见鸦从东南而鸣，遂占一课，断曰：“今当有一仙客，姓许名逊，到我家来，请我卜择居所。此人他日有神仙之分。”至日中，家童报曰：“客果至矣！”璞闻之，慌忙出迎，揖让而进，分宾主坐，问曰：“先生莫非许敬之乎？”真君曰：“先生何以知之？”璞曰：“某今早卜一卦，应先生今日至，欲采居址之事，未知果然否？”真君曰：“诚然！念许逊南昌人，敝居闹市，厌车马之喧哗，苦风尘之扰攘，久闻先生通天文、地理之书，敢烦博采名山，另迁居址，未知君意如何？”璞曰：“许先生仪容秀伟，骨秀神清，非尘中人物，富贵之地，不足以居先生。居先生者，其神位之地乎？”真君曰：“昔日吕洞宾居庐山而成仙，鬼谷子居云梦而得道，今或无此吉地矣！”璞曰：“有！但当遍历耳。”于是命童仆收拾行李，与真君同游江南诸郡，采访名山。

行至庐山，璞曰：“此山嵯峨雄壮，湖水环东，紫云盖顶，累代出升仙之士，但山形属土，先生姓许，羽音属水，水土相克，不宜居也，但作往来游寓之所则可矣！”又行至饶州鄱阳，地名傍湖，璞曰：“此傍湖富贵大地，但非先生所居。”真君曰：“此地气乘风散，安得拟大富贵耶？”璞曰：“相地之法，道眼为上，法眼次之。道眼者，凭目力之巧，以察山河形势；法眼者，执天星河图紫薇等法，以定山川。吉凶富贵之地，天地所秘，神物所护，苟非其人，见而不见。俗云：‘福地留与福人来’，正谓此也。”真君曰：“今有此等好地，先生何不留一记，以为他日之验？”璞乃以诗为记云：

行尽江南数百州，惟有傍湖出石牛。  
雁鹅夜夜鸣更鼓；鱼鳖朝朝拜冕旒。  
离龙隐隐居乾位，巽水滔滔入艮溪。  
后代福人来遇此，帝子王孙八百秋。

许、郭二人又行至宜春栖梧山下，有一人姓王名溯，亦善通五行历数之书、三教九流之道。见许、郭二人登山采地，料必是异人，遂迎至其家，询姓名已毕，溯留二人宿于西亭，相待甚厚。真君见其人诚意殷勤，乃告之曰：“子相貌非凡，可传吾术。”遂密授修炼丹方，而溯顿首拜谢。郭璞曰：“此居山水秀丽，宜为道院，以作修真之地。”王溯从其言，遂盖起道院。真君援笔，大书三字，以作牌额于其上曰：“迎仙院”，王溯感戴不胜。二人相辞而去。遂行至洪都西山之地，地名金田，则见：

嵯峨峨的山势，突突兀兀的峰峦，活活泼泼的青龙，端端正正的白虎，圆圆净净的护沙，湾湾环环的朝水。山前有苍苍郁郁的龙须嫩草，山后有古古苍苍的鹿角苍樟，山上有软软柔柔的虬髯美松，山下有翠翠青青的凤尾修竹。也曾闻华华彩彩的鸾鸣，也曾闻昂昂藏藏的鹤唳，也曾闻咆哮咆哮的虎啸，也曾闻呦呦诜诜的鹿鸣。这山呵！比浙之天台更生得奇奇绝绝，比闽之武夷更生得岩岩峣峣，比池之九华更生得迤迤迤迤，比蜀之峨嵋更生得秀秀丽丽，比楚之武当更生得尖尖圆圆，比陕之终南更生得巧巧妙妙，比鲁之泰山更生得蜿蜒蜿蜒，比广之罗浮更生得苍苍奕奕。真个是天下无双胜境，江西第一名山！有诗为证。

诗曰：

形势蜿蜒礧且礧，奇奇怪怪色苍苍。  
嶙岩不改清溪把，厚重无迁净有常。  
飞尽烟云开锦绣，发生山水焕文章。  
分明是个神仙宅，万古精英此处藏。

却说郭先生行到此山下，前一观，后一察，左一盼，右一顾，遂放下一个小罗径，定了去处，取出一枚细尖尖的玄针，审了方向，拍掌大笑曰：“璞相地多矣，未尝有如此之妙！若求富贵，则有起歇，如欲栖隐，大合仙格。观其冈阜厚圆，位坐深邃，三峰壁立，四环云拱，内外勾锁，无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

人，观君表里，正与地符。且西山属金，以五音论之，先生之姓，羽音属水，金能生水，合得长生之局，舍此无地住也。但不知此地何人为主？”说犹未了，忽傍有一樵夫指曰：“此地乃逍遥公之业，其人姓金名宝，田庄之所也。”真君曰：“金公之为人何如？”樵夫曰：“其人朴直公正，博施好物。”真君一闻此言，不胜之喜。二人迳往其家，金公欣然出迎，礼毕，分宾主坐，欢若平生。金公问曰：“二位仙客，从何而至？”璞曰：“小子姓郭名璞，略晓阴阳之术，因此位道友姓许名逊，欲求栖隐之地，偶采宝庄，正合仙格，欲盖一舍，以为修炼之所，不知尊翁肯慨然许否？”金公曰：“窃观许君仙风道骨，实非尘埃中人。便恐小地偏小，不足以处许君；如不弃，即当奉许君居之，且寒庄薄土数亩悉当相赠。”真君曰：“虽蒙千金之诺，愿尊公订价值多少，唯命是从。”金公曰：“大丈夫一言，万金不易，小老拙直，平生不立文券。”乃与真君索大钱一文，中破之，自收其半，一半付与还真君。真君叩首拜谢，三人分别而去。于是真君辞了郭璞，择取吉日，挈家父母妻子，凡数十口，徙于西山而居焉。金公后日付地与真君，封为地王真君。金氏之宅，即今玉隆万寿宫是也。

且说真君已往西山，建了住屋，山径萦回，栽数竿栖凤之竹；方塘清湛，养几对化龙之鱼。庭前种了椿树萱花，喜父母康宁之义；阶前种了玉树芝兰，寓子孙荣盛之意，真个好清雅得紧。于是又审看地旁，另外盖了不宽不隘的丹房，置座不高不低的丹灶，安个不大不小的丹鼎，架上不新不旧的丹釜，用着不粗不细的丹砂，加上不紧不软的丹铅，掺着不多不少的丹汞，注上不满不浅的丹水，烧着不紧不慢的丹火，按下那八八六十六个卦名，摆定那六六三十六个命曜，炼了那七七四十九

个日期，还却那九九八十一个原数，炼得活喇喇龙从火中而出，赤腾腾虎向水中而生。有诗为证：

诗曰：

此法真中妙更真，却缘独我异于人。

自知颠倒是离坎，谁识浮沉是主宾？

金鼎欲留砂里水，玉池先下水中银。

神功运火非终日，现出深浑日一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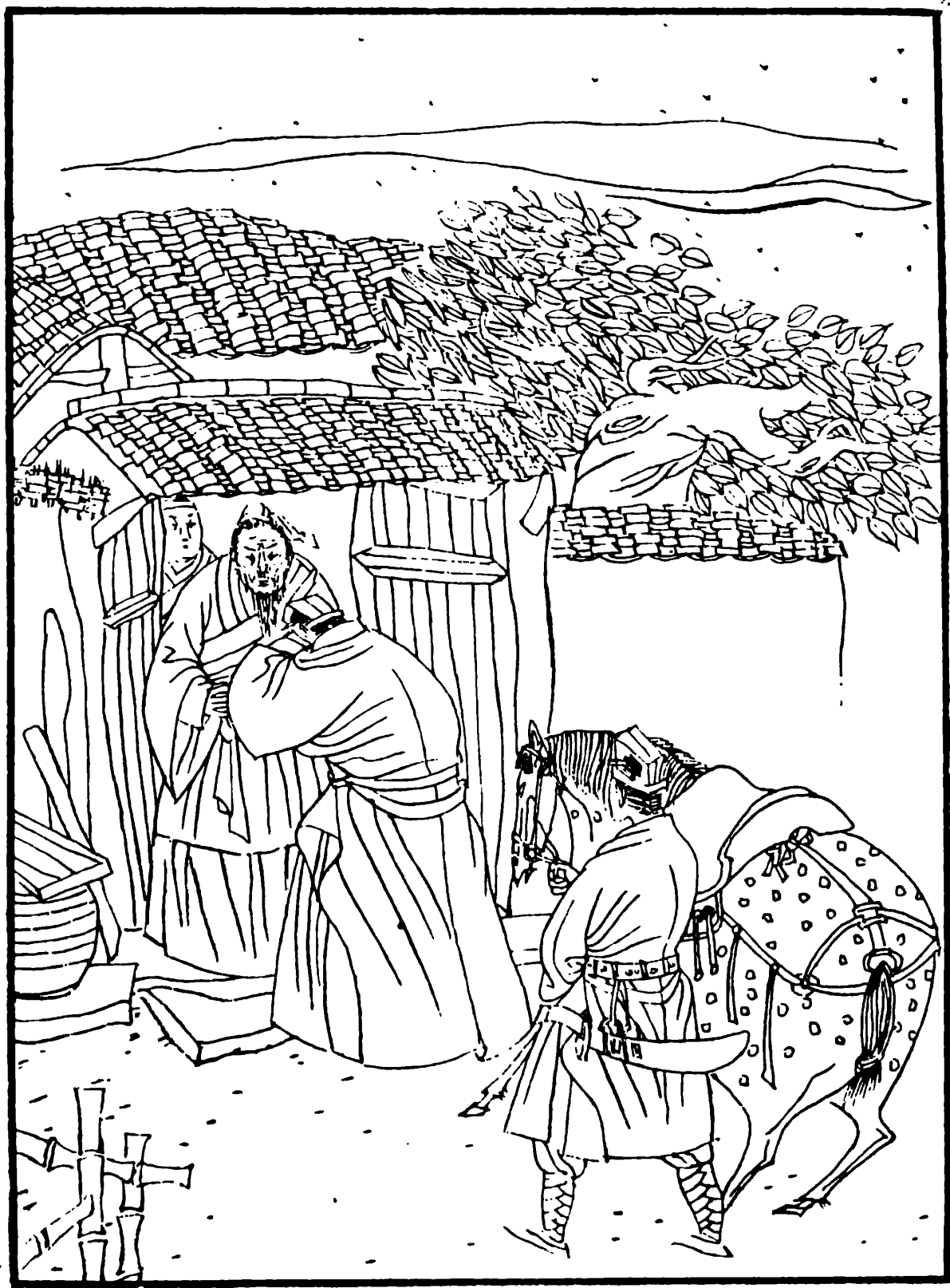
却说真君日以修炼为事，炼就金丹，用之可以点石为金，服之可以却病延年，于是不求闻达，事父母、乐甲里而已。乡人有贫乏者，辄周养之，由是孝友著闻，德义彰播，乡人无不赞美。

时晋武帝西平蜀，东取吴，天下一统，建元太康元年，吏部尚书山涛上表奏曰：“国有贤才，其国乃昌；国无贤者，其国乃亡；是贤才者，乃国家之桢干。今陛下天下一统，正宜擢用贤才，以张治化，可即降诏颁行天下，令各郡州县保举孝廉贤能之士，取进朝廷，以保国家黎民，尚亦有利哉！”武帝闻奏，即降下一封诏，着分发九州，无论边疆内地，各州县敕令有司各要保举贤良方正之士，入朝取用。

却说豫章郡太守范宁，见真君孝养二亲，雍睦乡里，轻财利物，即保举真君为孝廉，上表奏闻武帝。武帝即遣使臣束帛赏诏，取真君为旌阳县令，真君以父母年老，不忍远离膝下，遂上表辞职不就。表云：

臣许逊山林迂儒，草莽庸流，学不足以匡时，德不足以馭众人，蒙圣恩明百下，逮郡守谬以臣姓名上达天听，仰体陛下求贤之意也。切念臣二亲景逼桑榆，况臣子身又乏棠棣，臣别父母，将何以尽微孝？父母无臣，将何以终余年？伏乞陛下弃駑马之材，不令充驾，使臣终乌鸟之养，聊尽承欢，则臣之至愿也。臣无任瞻天仰圣。具表以闻。

武帝览表，嘉其笃孝，以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间，不允真君辞职，展加钦命，催迫上任。捱至次年，真君不得已，辞别父母妻子而出。不知到任政绩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真君谓姊曰：“吾父母年迈，贤姊当代为管治家事。”又呼妻曰：“……二亲年迈，尔当朝夕侍奉，调护寒暑，克尽尔子妇之道。”言罢，拜别而行。

——第七回





## 第七回 真君辞父母赴任 真君任所施德政

却说真君为旌阳县令。真君有二姊，长姊妻南昌盱君，夫早丧，遗下一子盱烈，字道微，事母至孝。真君虑其姊孀居无靠，遂乃筑室于宅之西，奉姊居之，于是母子得闻妙道。真君临行，谓姊曰：“吾父母年迈，妻子尚不知世务，贤姊当代我管治家事。如其有仙翁隐客相过者，当以礼貌相待。尔子盱烈，吾嘉其有仁孝之风，使与我同往任所。”盱姐曰：“贤弟弟好好为官，家下一应事体，为姊担当，不劳远念！”言未毕，忽然有一少年上堂长揖曰：“母舅母舅，吾与盱烈哥哥，皆是外甥也，因何独与盱兄同行，而不及我？”真君视其人，乃次姊之子，姓钟离名嘉字公阳，新建县象牙山四里人也，父母俱已早丧，自幼依于真君，为人气量恢弘，德性温雅，至是欲与真君同行，真君许之。于是二甥沾万钧之力，神仙气量，从此以立。真君又呼其妻周夫人告之曰：“我本无心功名，奈朝廷屡聘，若不奉行，恐抗君命，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二亲年迈，尔当朝夕侍奉，调护寒暑，克尽尔子妇之道。且儿女少幼，须不时教训，勤以治家，俭

以节用,此是尔当然事也。”周夫人答曰:“谨领!夫大人须清正为官,家中事体,妾当为之,不致有负!”言罢,拜别而行,不在话下。

却说旌阳县的百姓,闻知许君来任,哪一个不喜悦?乃以手加额曰:“吾等有幸,乃遇此好官来也!”遂纷纷远接,迎至县衙。真君上任誓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道毕,遂谢了天恩皇帝,乃作学校,轻赋役,抚安百姓;六房吏胥,或有厚重者则奖之以信,勉勿贪毒;有害民者则罚之以刑,革责不用,乃取每月初一、十五为放告日期。是时正月十五日,真君往城隍庙行香,回至一巷,只闻有妇人哭丈夫声,半悲半喜,并无痛哀之情,即唤公差云:“可带那哭丈夫的妇人进县问她!”公差乃带了那妇人到县。真君问道:“只妇人,尔丈夫因甚身死?”其妇供道:“妾夫刘心,卖菜营生,日前气疾而死,埋在南门外。奈家有嫩子,无依无靠,以此悲哀。”真君看那妇人脸上,搽有脂粉,思彼有服,如何好整饰?随唤仵作李英监问其妇,去坟所启棺检验,有无伤痕。李英开棺检着,并无伤痕,回报真君。真君曰:“尔敢卖法!限明日再检,若不明白,决不轻恕!”李英归家忧闷,其妻李氏问之,仵作以此事告,杨氏云:“曾看此人鼻中否?”仵作云:“不曾看。”杨氏云:“妾闻有人将铁钉插入鼻中,乃坏了人性命者。”仵作因听妻言,次日看验刘心鼻中,果有铁钉二条,遂取钉禀告真君。真君缚其妇细鞫,招认与张屠通奸,恐丈夫知觉,谋害身死。真君遂以其妇处死,张屠发配充军。乃问李英:“谁人教尔鼻中取钉?”李英道:“是吾妻杨氏所教。”真君曰:“尔妻系结发夫妻否?”李英曰:“系夫死再嫁者。”真君遂拘杨氏审问夫死之故,开棺检验,鼻中亦有铁

钉，勘问得实，亦系同奸夫谋死。遂拘奸夫一同拟罪，乃拨银与李英再娶。时真君上任，初断此事，吏民莫不钦服。

又一人姓梅名敬，娶妻姜氏。梅敬为家道丰裕，往成都府生理，姜氏饯别而行。梅敬一去六载未回，不想其妻在家，与邻人通奸，虽有雨情云意，未至经人耳目。梅敬一日思归，在诸葛武侯庙中祈求灵签，有云：“逢崖切莫宿，逢汤切莫浴。斗粟三升米，解却一身曲。”梅敬祈得此签，不晓其意。一日驾舟回归，舟子泊舟于崖下，梅敬忽想起那签中“逢崖切莫宿”之句，即合舟子移舟，舟才撑开，其崖忽然崩陷，梅敬方信签中之言有验。及到家，姜氏接见，各叙间阔之情。天色已晚，姜氏具汤水一盆，请夫沐浴。梅敬又悟“逢汤切莫浴”之语，遂出外与人说话去了。姜氏遂解衣浴水，不想被甚人暗执利枪，从腹杀出。梅敬见姜氏身死，不胜恸哭。其邻舍知之，反道梅敬无故杀死其妻。真君即拘梅敬审勘，梅敬遂以祈签之事告知真君，说“逢崖切莫宿，逢汤切莫浴”如此。真君自思梅敬去家六年，姜氏必与人通奸，今见亲夫回家，奸夫欲害之，惧杀其妇未可知。因详签中语云：“斗粟三升米，三粟三升，止得米三升，更有七斗是糠，莫非这奸夫就是康七么？”因问梅敬，梅曰：“小人邻居，果有个康七。”真君即令左右拘来，三推六问，康七供道：“不合见姜氏美貌，与她通奸，本意欲杀其夫，误杀其妻。”真君遂断其偿命，令刽子手押赴法场处决。真君至县，连断了几场异事，百姓皆呼为神君。

又有张悖德、张悖乱兄弟争财成忿，具状告理，真君引北齐苏琼判断兄弟争财之事，遂相让其田不收，又引田真哭紫荆树故事喻之，且曰：“天下至难得有兄弟，易得者田地，假若争

得田地，失却兄弟之情，尔等心下何安？”遂援笔写诗一首：  
诗云：

兄弟原来骨肉亲，缘何一旦便生嗔。  
莫因花里莺声巧，致使堂前雁阵分；  
好法和同遵《礼》《乐》，莫将非礼乱彝伦；  
愿如昔日田家子，泣取荆花再发春。

真君将此诗付与悖德兄弟，且叮咛劝谕，悖德兄弟悔悟前非，再拜泣曰：“吾等愚民，不沾德化，以致如此，自此之后，永遵德教。”兄弟遂相和睦，诸子证闻言，俱各叹息，再拜叩谢而去。蜀民谣曰：

雍雍睦睦，吾民有福；穆穆雍雍，和气春风；春风和气，惟吾许公。

却说真君未到任之初，民贫不能纳租，真君到任，上官督责甚严，真君乃以灵丹点瓦石为金，暗使人埋于县衙后圃，一旦拘集贫民未纳租者，尽至阶下，真君谓曰：“朝廷粮税，尔等缘何不纳？”贫民告曰：“输纳国税，乃理之常，岂敢不遵？奈因饥荒不能纳耳。”真君曰：“既是如此，吾罚尔等在本县衙后圃，开凿池塘，以作工数，倘有所得，即来完纳。”民皆大喜，即往后圃开凿池塘，遂皆拾得黄金，都来完纳。百姓遂免流离之苦，邻郡闻风，皆来依附，遂至户口增益。

又真君初到任时，民家起大瘟疫，百姓死者无数，真君以所传神方治之，符咒所及，即时痊愈。他郡病民犹甚，真君插竹

为櫟，置于四境溪上，焚符于中，使病者就其下而饮之，无不痊愈，其老幼和女媿羸不能自至者，令人汲水，归家饮之，亦复痊愈安，有诗美之曰：

百里贤侯施善政，万家烟井沐仁风。  
明悬藻鉴秋阳暴，清水冰壶夜月深；  
符至江滨驱疫病，金埋县圃起民穷；  
真君德泽今犹在，庙祀巍巍报阙功。

却说成都府有一人，姓陈名勋，字孝举，丰姿俊逸，因举孝廉，官居益州别驾。闻真君在旌阳县布德施仁，遂来拜谒，跪于公庭之下，再拜言曰：“念勋久闻明公得受吴猛道法，今治旌阳，恩及百姓，愿投明公案下，充为书吏，使朝夕得领玄教。”真君见其人气清色润，遂嘉纳之，付以吏职，已而见勋有道骨，乃引勋居门下为弟子，看守药炉。陈勋因此遂闻仙道之妙。又有一人，姓周名广，字惠常，庐陵人也，乃吴都督周瑜之后也。游巴蜀云台山，初得汉天师驱精剪邪之法。至是闻真君深得仙道，特至旌阳县来，拜投于阶下，真君问曰：“公是何处，自何而来？今特见许，其意欲何如？”周广曰：“念广庐陵人也，近游巴蜀云台山，闻尊师深得仙道，今治旌阳，惠及百姓，故来相投，愿拜师尊，听其教训！”真君纳之，职掌雷坛，自是得闻仙道之妙。

真君任旌阳已久，弟子渐众，每因公余无事，与弟子讲道论法。

旌阳县，偶设州，真君升仙之后，州改为德县，以表真君德

友民也，其地多得真君以丹点石为金，故至今民尚富足。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真君曰：“婚姻论财，夷狄之道。”退还不受，遂以仙姑与仁览成婚。

——第八回





## 第八回 许旌阳弃职回归 真君为男女完娶

却说晋朝承平既久，外有五胡强横，混乱晋朝。五胡是甚么人？

匈奴刘渊居晋阳，羯氏石勒居上党，羌人姚弋仲居扶风，氐人苻洪居临渭，鲜卑慕容廆居昌黎。

先是汉、魏以来，收服夷、狄，诸朝多居塞内，太子洗马江统劝武帝徙居边地，免日后夷、狄乱华之祸，武帝不听，至是果侵乱晋朝了。太子惠帝愚昧，贾后横恣，杀戮大臣。索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铜驼而言曰：“会见尔在荆棘中耳！”真君一日乃谓其门弟子曰：“吾闻君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遂解官东归，百姓闻知，扳辕扯辙而留，号哭之声，震动天下。真君亦泣下，谓其民曰：“吾非肯舍尔而去，今外有夷、狄乱华，内有贾后弄权，天下不久大乱，吾是以解官东归，寻隐避之地，以为保身之计。尔等子民，各务生业，但须孝顺父母、长者，和睦乡里，

并教子孙，勿作非为！此数语各要遵崇！”百姓皆曰：“谨奉善教！”真君辞百姓起行，百姓不忍君去，遂脱下真君一靴为说，又立生祠祀之，家家户户，传写画像，敬事如神明一般，百姓远送，皆赍粮食，有送至数百里之外回者，有送至千里之外回者，内还有送真君至家不肯回者，此不在话下。

且说真君至其家，拜见父母、长姊、妻儿，合家相庆，喜不自胜。即于宅东空地结茅为屋，状如营垒，令蜀民居之，蜀民多改其氏族，从真君之姓，故号许氏营。

却说真君之妻周氏对真君而言：“自大人离家数年，今有女仙姑年已长大，当择佳婿配之。”真君曰：“吾亦久思在心，吾观众弟子中，有一人姓黄名仁览，字紫建，建城人也，乃御史中丞黄辅之子。吾观其人忠信纯笃，有受道之器，吾欲以女妻之，不知尔意若何？”周夫人曰：“如此却好，一任大人主之！”真君遂令弟子周广作媒。周广见仁览，具说其事，仁览遂同周广来禀真君曰：“览以茆材庸质，今投尊师门下，幸蒙取录，恩已极矣！又蒙缔丝之命，其实不称，请辞。”真君曰：“昔孔子以女配公冶长者，盖以公冶长为有贤德可妻之道，子毋辞焉！”仁览曰：“既如此，览有父母在堂，不告而娶，恐人讥议。”真君曰：“告而后娶，乃理之常，尔可即归禀明父母得知。”仁览即与周广拜别真君归家，禀告父母。黄辅闻言，喜不自胜，择吉日备礼，来真君宅中成就亲事。周广同仁览呈上礼物，真君见其丰盛，乃曰：“婚姻论财，夷、狄之道。”退还不受，遂以仙姑与仁览成婚，其时嘉宾贺客，纷纷有诗称贺：

诗曰：

君家好事近今宵，画锦堂中喜气绕。  
美人穿着红绸袄，新郎披了皂罗袍。  
珍珠帘卷光光乍，锦绣鞋移步步娇。  
满座集贤宾宴罢，醉扶归去月儿高。

却说仁览与仙姑成亲之后，乃禀告真君，欲归省亲。真君许诺，由是令其女仙姑于归，克尽妇道。仁览同其妻归见父母已毕，乃吩咐其妻在家侍奉公姑、和顺妯娌，复拜辞父母，敬来相从真君，求仙学道。

却说吴君闻知真君解绶归家，敬自西安而来相访真君。真君整衣冠出迎，坐定相叙间阔之情。真君曰：“吾老先生别来有年矣！且喜童颜鹤发，比于往者，倍见精神。”吴君曰：“可愧！可愧！小老上不能造仙神之成，下不能立人道之极，今乃孤若之甚，徒老何益？”真君曰：“君老已孤，若吾，当筑一室于宅之西数千步，奉君居之，庶使朝夕便于奉问，以讲至道！”吴君曰：“多感相爱！”言未罢，忽见大风一暴，吴君即画符，掷于屋上。须臾之间，见有一青鸟衔去，其强风顿息。真君问曰：“此风主何吉凶？”吴君曰：“南湖有一舟船经过，忽遇此风，舟中有一道人呼天求救，吾故以此符止之！”不数日有一人深衣大带，头戴一幅巾，脚穿芒履，进门与二君长揖而拜，真君忙问曰：“仙客从何而来？”其人曰：“区区姓彭名杭，字武阳，兰陵人也。自少举孝廉，官至晋朝尚书左丞。因见天下将乱，托疾辞职。闻许先生施行德惠，参悟仙机，特来投拜为师。昨过南湖，偶遇狂风大作，舟几覆，吾乃呼天号救，忽有一青鸟飞来，强风顿息。今日得拜仙颜，实乃万幸！”真君笑曰：“彭太师遇凶而免，此乃吴

老师相救之功也！”彭抗问其故，真君即以画符之事告之。彭抗拜谢，不胜其喜。真君曰：“论爵禄，君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今来叩道，则当尽衷而剖，岂敢以君居弟子之列乎？”彭抗遂挈家居豫章城中。既而见真君一子未获佳配，于是将其女，小名胜娘以为配，真君从之。自后念在懿亲，待彭抗悉以宾客之礼，尽以神仙秘授术之。东明子有诗云：

二品高官职非轻，一朝抛却拜仙庭。

不因懿亲情相厚，彭老焉能得上升？



真君一日在柏林中游玩，忽见女童二人，各持一剑来  
献。

—— 第九回



## 第九回 玉帝差女童献剑 许旌阳一次斩蛟

话说西方太白金星，云头观看，见江西孽龙精将为民害，此时真君只得吴猛道术，犹未得淇母飞步斩邪之诀，诚恐不能制伏，金星乃具表奏闻玉帝，奏道：“中界南昌一郡，孽龙欲为民害。今有许逊，原系玉洞真仙降世，应在此人收伏，以除民害。伏乞上帝敕差天使，赍赐斩妖神剑，付与许逊，以斩妖精，免教生民遭害！”玉帝闻奏，乃传玉旨云：“中界果有孽龙之精，毒害江西百姓，即传女童二人，持宝剑二口，赍至地名柏林，献与许逊，斩除妖孽。”于是遂宣女童二人至殿，敕令送剑。女童遂降尘凡。

却说真君一日在柏林中游玩，忽见女童二人，各持一剑来献，真君曰：“此剑将作何用？”女童曰：“昔日越有欧冶能造宝剑，取茨石之金，烈鼎山之火，锻炼三年，造成宝剑，腾腾杀气，闪闪毫光。今见先生济物利人，特来相赠，除人间之患难，歼天下之妖精！”真君乃拜而受之，回望女童，已飞升云端矣！后人诗云：



精金烈火炼丹成，削铁吹毛耀日明。  
玉女捧来离紫所，江湖从此水流腥。

且说江南有一妖物，号曰“孽龙”，初生人世，为聪明才子，姓张名酷。因乘船渡河，偶值大风，其船遂覆，张酷溺河水中，彼时得附一木板，随水漂流，泊于沙滩之上，肚中正饥饿，忽见沙滩上有珠一颗。那珠不是别的珠，乃是那火龙生下的一卵，圆澄澄就如天上一个明星，光溜溜又好似人间一个金弹。那张酷把玩在手，十分欢喜，遂合在口中，不觉的口涎又是润的，龙卵又是滑的，却把那珠吞下肚里去了。吞下只珠不打紧，却不晓得饥饿，就在水中能泳能游。后过了一月有余，脱胎换骨，遍身尽生鳞甲，止有一个头还是人头。其后这个畜生，只好在水中戏耍，或跳入三级巨浪，看那鱼龙变化；或撞在万丈深潭，看那虾鳖潜游。不想那个火龙见了，就认得是他儿子，嘘了一口气，教以神通。那畜生走上岸来，即能千变万化，于是呼风作雨，握云撩雾，喜则变化人形，而淫人间之妇女；怒则变化精怪，而兴陆地之波涛；或坏人舍屋，或食人精血，或覆人舟船，取人金宝，或为人间大患。诞有六子，数十年间，生息蕃盛，约有千余，兼之族类蛟党甚多，常欲把江西数郡，化成一个大中海。

一日，真君炼丹于艾城之山，有蛟党护为渊藪，兴洪水欲漂流其丹室。真君大怒，即选神兵擒之，钉于石壁，又挥其宝剑，将一蛟斩讫。不想那孽龙知道杀了他的党类，一呼百集，呼集又那一家孽畜，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打做一团儿。孽龙

道：“许逊十分可恶，把我的党类，一个挥剑斩死，一个钉在石壁。不报此仇，徒有许多族类！”内有一班孽畜，有叫孽龙做公公的，有叫做伯伯的，有叫做哥哥的，说道：“不要老成的去，只须我们去，把那许逊擒将来，报了冤仇，有何不可？”孽龙道：“我闻得许逊得受了吴猛的法术，实有本事，还要个有力量的去才好。”内有一长蛇精说道：“龙老哥哥，等我去来！”孽龙道：“尔贤弟倒也去得。”于是长蛇精带了五六十个蛟，一齐冲奔许氏之宅，把那个一字阵儿摆开，叫道：“许逊！许逊！敢与我比试么？”真君仗剑在手，只见是一伙蛟党，问道：“尔此只孽畜，有什么本事，敢与我相比高低！”长蛇道：“尔且听我说来：

鳞甲棱层气势雄，神通会上显神通。  
开喉一旦能吞象，伏气三年便化龙；  
巨口张时偏作雾，高头昂处就呼风；  
身長九万人知否，绕遍昆仑第一峰。”

却说那长蛇精恃了本事，耀武扬威，众蛟党一齐踊跃，声声口口说道：“你今杀了我家人，定不与尔干休！”真君曰：“只怕你这些孽畜逃不过我手中的宝剑。”那长蛇精就弄起本事来，放出一阵大风，只见：

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嘘大块之怒号，传万窍之跳叫。  
一任尔砢砢磅磅，栗栗烈烈，撼天阙，摇地轴，九天仙子也愁眉，真个好一阵大风也！

那真君鼓剑在手，叱曰：“风伯等神，好将此风息了！”那风须臾之间寂然不动。谁知那孽怪又弄出一阵大雨来，则见：

石燕飞翔，商羊起舞，滂沱的云中泻下，就如倾盆；忽刺的空里注来，岂因救旱。迥迥剥剥，打得那园林芭蕉，东一片，西一片，翠色阑珊；淋淋漓漓，滴得那池沼荷花，上一瓣，下一瓣，闺妆散乱，真个好一阵大雨也！

真君又按剑叱曰：“雨师等神，好将此雨止了！”那雨一时间半点也没有了。真君乃大显法力，奔往长蛇精阵中，将两口宝剑挥起，把那长蛇精，挥为两段，又将那五六十蛟党一并斩了。于是真君迳往群蛟之所，寻取孽龙斩之。那孽龙闻得斩了蛇精，伤了党类，心中大怒，怎肯就此干休？遂呼集一党蛟精，约有千百之众，人多口多，骂着真君：“强盗，野道，尔不合只等上门欺负人！”于是呼风的呼风，唤雨的唤雨，作雾的作雾，兴云的兴云，搜烟的搜烟，弄火的弄火，一齐奔向前来。真君将两口宝剑，左砍右砍，那蛟党多了，怎么收伏得尽？况真君此时未得湛母飞腾之法，只是个陆地神仙。那孽龙倒会变化，冲上云霄，变成一个大鹰儿，真个是：

爪似铜钉快利，嘴如铁砧坚刚。展开双翅欲飞扬，好似大鹏模样。云里叫时声大，林端立处头昂。纷纷鸟雀尽潜藏，那个飞禽敢挡？

只见那鹰儿在半空展翅，忽刺的扑将下来，倒把真君脸上捶了一下，捶得血流满面。真君忙挥剑斩时，飞鹰又在半空中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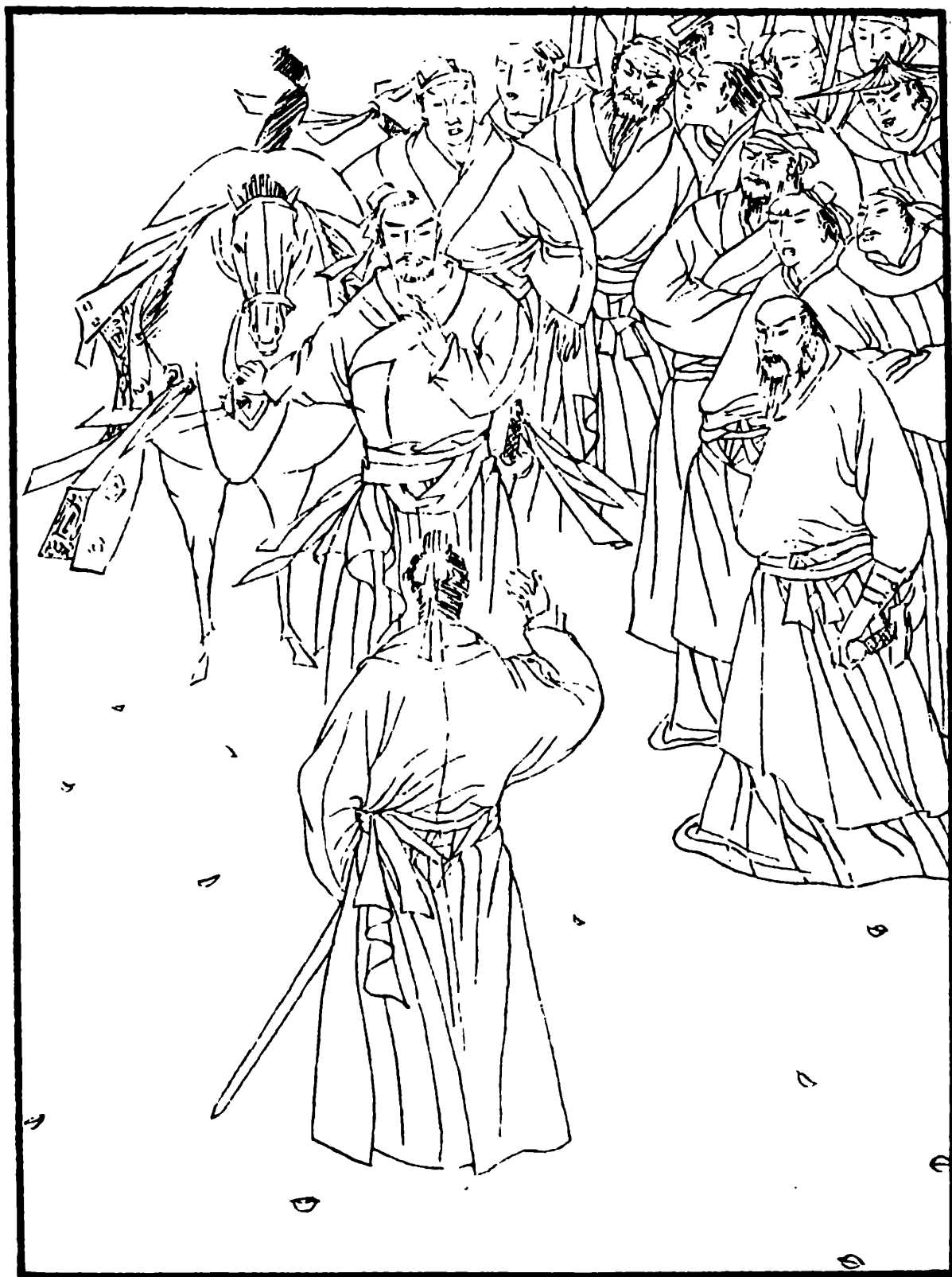
真君没奈何，只得回转家中。那些蛟党见伤得性命多了，亦各自收阵回去。

却说真君见孽龙能变化，迤来吴君处相访。吴君接入问曰：“许君至此，有何见谕？”真君曰：“吾郡有一孽龙，毒害生民。昔者我在艾城山炼丹，被其涌水加害，吾驱以神兵，擒其蛟党，钉于石壁。然孽龙族类甚众，一呼百集，竟与吾比试。若不除之，必为江西大患。今特相访，愿示破蛟之策。”吴君曰：“孽龙神通广大，变化无穷，久为民害。小老素有剪除之心，但恨道化殊欠，莫能取胜，吾迟疑未决者久之。尔今已杀蛟党，孽龙必然忿怒，愈加残害，江西休矣！”真君曰：“已如此，将复奈何？”吴君曰：“我近日闻得镇江府丹阳县，地名黄堂，有一女真谶母，深通道术。吾与尔一同敬往，叩其妙道，然后除此妖物，未为晚也。”真君一闻此言，喜不自胜，遂乃整治行李，与吴君同往黄堂，谒见谶母。谶母曰：“二公何人也？到此有何见谕？”真君曰：“某姓许名逊，某姓吴名猛。今因江西有孽龙精，大为民害，吾二人有心殄灭，奈何法术殊欠。久闻尊母道传无极，法演先天，吾二人迤来恳求，望指示仙诀，实乃平生之至愿也！”言讫，跪拜伏于地下。谶母曰：“二人请起，听我言之：君等乃威稟奇姿，仙名在天。昔者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山东曲阜县兰公之家，谓兰公曰：‘后世晋代当出一神仙，姓许名逊，得传吾至道，是为众仙之长。’遂留下金丹宝鉴、铜符铁券并飞步斩邪之法，传授于兰公，复令兰公传授于我。兰公又使我收掌，以待汝等，积有四百余年矣。子今已来，吾当传授于尔。”于是选择吉日，依科设教，付出铜符铁券、金丹宝鉴并正一斩邪之法，三五飞腾之术，及诸灵章妙诀，并各样符录，悉以传诸许君。谶母又谓

吴君曰：“君昔者以神方为许君之师，今孝悌王之道，惟许君得传，尔当退而反师之也。况《玉皇仙谱》，君为元郡御史，许君居高明太史，总领仙籍。自今以后，宜以许君为长。”真君传道已毕，将欲辞归，心中暗喜，想道：“今幸得闻湛母之教，务宜必当再来谒见，方可尽弟子之礼。”真君只是心中暗想，尚未出言，湛母即先知之。乃对真君曰：“子从此以往，勿来谒我。我将返帝乡矣！”乃取香茅一根，望南掷去，其香茅随风飘去。湛母谓真君曰：“子于所居之南数十里，寻认香茅落在之处，即于其处立吾庙宇，每岁逢秋，一至吾庙来谒，足矣！”湛母言罢，忽见空中有龙车凤辇之驾来迎，湛母即凌空而去。其时吴、许二君，望空拜送，即还本郡，遂往寻飞茅之迹，行至西山之南四十里，见香茅丛已生发茂盛，二君遂于此地，建立庙宇，亦以黄堂名之，命匠人塑湛母像，虔奉香火，期以八月初三日，必往朝谒。真君乃于黄堂立坛，悉依湛母之言，将此道复传授于吴君，吴君则又拜真君为师矣。自此二人始有飞腾变化之术。

回至小江，过客店，主人朱氏进酒食相待，二君感其恭敬，乃厚赐酒价，朱氏固辞不受，真君曰：“世人多贪财物，今尔恭敬我等，又不取酒价，是可敬也！”遂求笔墨，写一松树于其壁上而去。自二君去后，其松树青郁郁如生，风动则其枝摇，月来则其影淡，露下则其色湿，日照则其叶秀，往来观者，日以万计，去则留钱谢之，朱氏遂至大富。后其江涨溃堤，市店屋俱漂，惟松壁不坏（今在松湖南，朱氏见庙食于此）。

二君回至西宁，闻得蛟孽腥风袭人，真君大怒，曰：“吾与此孽，誓不两立于天地，以害四方之生灵！”试看真君二次斩蛟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真君屡败孽龙，……声名传于海内。于是普天之下求为弟子者，不下千数。

——第十回



## 第十回 许旌阳二次斩蛟 众生徒云集投师

却说孽龙精被真君斩其族类，心中大怒，又闻吴君同真君往黄堂学法，于是命蛟党先入吴君所居地方，残害生民，为灾降祸。真君回至西宁，其县中社伯来谒，真君曰：“此地妖气甚盛，尔为一县鬼神之主，容他为害，是何礼也？”社伯曰：“妖怪神通广大，法力无边，非社伯所能制也。”真君大怒，社伯再三服罪，忽孽龙精见真君至县，联集蛟党，涌起数十丈水头，那水波涛泛涨，怎见得那水好狠？

只听得涛涛声滚谷，又见那溜溜势漫天。雄威响若雷奔走，猛涌波如云卷颠，千丈波高漫道路，万层浪急泛山岩。低低处处随流落，大热弥漫上下连。

真君见了这等大水，恐丧了居民田禾，急忙里将手中宝剑望空画符一道，叫道：“水伯，急急收水！”水伯收得水迟，真君大怒，大伯道：“常言泼水难收，且从容些。”真君欲责水伯，水伯惧，



须臾间将水收了，依旧是平洋陆地。真君提着宝剑，径砍孽龙。那孽龙竟变作一个巡海夜叉，将枪相迎，这一场好杀，只见：

真君剑砍，妖怪枪迎，剑砍霜光喷烈火，枪迎锐气迸愁云。一个是扬子江中生成的恶怪，一个是灵霄殿上差下的真仙，那一个扬威耀武欺天律，这一个禁暴除灾转法轮。真君使法风吹雾，妖怪争强浪滚尘。两下努力争胜负，只为洪都百万民。

那蛟党见孽龙与真君正杀得好英雄，一齐前来助战，忽又弄出一阵怪沙来，要把真君眼目蒙蔽，好擒住真君，只见那：

黑雾如烟初散漫，红日无光如合莲。

纷纷纭纭，四布满天。此时飞沙大作，那蛟党一齐呐喊。真君呵了仙气一口，化作一阵狂风，将沙刮转。吴君在高阜之上视看孽龙，更有许大神通，于是运取掌心蛮雷，望空打去。虽风云雷电乃蛟龙所喜的，但此是吴君法雷，专打妖怪，则见：

运之掌上，震之云间，虺虺呼呼可畏，舞舞划划可惊。烧起谢仙之火烈，推转阿香之车轮。暗赫赫，似撞八荒之鼓音，闻于天地；声惶惶，如放三边之炮，响震军屯。山摇地动，鬼泣神惊，真个是天仙呼玄机，蛟螭胸中心胆寒。

却说那群蛟，闻得这个法雷，惊天动地之声，倒海震山之怒，唬

得个魂不附体。更见真君的两口宝剑，寒光闪闪，杀气腾腾，那孽龙当抵不住，就换了夜叉的形，不知变了一个甚么物虫，潜踪遁迹，隐隐的逃走了。真君舍了孽龙，遂追杀蛟党，蛟党四散逃走。真君追二蛟至鄂渚，忽然不见。路逢三老人侍立，真君问曰：“吾追孽龙至此，失其踪迹，尔三老曾见否？”老人指曰：“敢伏在前桥之下？”（今号为伏虫江）真君闻言，威立桥侧，仗剑叱之。蛟党大惊，奔入干流，藏于深渊。真君乃即书符数道，这符使驱之，蛟孽不能藏身，乃从上流奔出，真君挥神剑斩之。此二蛟乃孽龙子也，江中流水变为红血。真君乃回至西宁，以怒社伯不能称职，乃以铜锁贯其祠门，禁止民间不许祭享社伯。今分宁县城隍庙正门常闭，居民祭祀者亦少也。乃令百姓崇祀小神，其神姓毛，兄弟三人，指引真君桥下斩蛟，今封叶佑侯，血食壮盛，人民叩之，亦多灵应。

真君见吴君谓曰：“孽龙潜处，党类奔散，吾欲遍寻踪迹，一并诛之！”吴君曰：“君自金陵远回，令椿萱大人，且须问省。吾谅此蛟孽，有师尊在，岂能复恣猖狂？待徐徐除之！”于是真君回望丰城县杪针洞。真君曰：“后此洞必有蛟螭出入，吾当镇之！”遂取大杉木一根，竖立其上以为楔。又过奉新县芟溪，又名蛟穴，其中积水不竭，真君曰：“此溪乃蛟龙所藏之处！”遂举神剑劈破溪旁巨石，书符镇之，今镇蛟石犹在。又过新建县，地名叹旱湖，湖中水蛭甚多，皆是蛟党奴隶，散入田中，吸人之血。真君恶之，遂乃将药一粒，投于湖中，其蛭永绝（今名药湖），复归郡城，转西山之宅，回见父母，一家俱庆，不在话下。

却说真君屡败孽龙，仙法愈灵，神通无极，妙合乾坤，仁德普于人间，声名传于海内。于是普天之下，求为弟子者，不下千

数，兹不能尽述，单表数人他日上升者，开列于后：

一人姓曾名亨，字兴国，泗水人也。天姿明敏，博学多能，修先天、后天之教，能知过去未来之事，神人孙登见之曰：“子骨秀神惠，他日必作云外客。”亨乃潜心学道，游于江南，居豫章丰城。闻真君已得先教，投于门下。真君曰：“吾观兴国器量雍雍，气色精厉，可任吾道。”遂将神方秘诀，一一传之。

又有一人姓时名荷，字道阳，巨鹿人也。少出家，居东海沐阳县奉仙观，修老子之教，因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导引之术，遂能辟谷，亦颇能役使鬼神。是时闻真君道法盛行，徒步踵门，愿为弟子。真君见其有神仙之才，纳于门下，授以妙诀。

又有一人姓甘名战，字宿武，丰城人也，乃草野布衣之士，不求闻达，惟喜修真之事。闻真君道法显扬，径从师之。真君异其才器，授以妙道。

又有一人姓施名岑，字太玉，沛郡人也。乃乡里勇壮之士。其祖施朔仕吴，因徙居九江赤乌县。岑状貌雄杰，勇健多力，是时闻真君斩蛟立功，投于门下。真君视其勇敢英烈，大喜曰：“他日斩蛟灭害，尽皆此人立功也！”遂纳于门下，传授妙诀，乃使之与甘战二人执剑，时常侍立左右。

真君道：“法既高，弟子益众，却之而不可得。”乃削炭化为美妇数百人，夜散群弟子寝处而试之，次早验之，未被炭妇污染者，

只得十人而已，即异日上升之诸徒也：

陈勋、周广、曾亨、时尚、黄仁览、施岑、彭抗、盱烈、甘战、钟离嘉。

这十个弟子，未被炭妇污染者。真君深嘉之，凡周游江湖，诛妖斩蛟，无不时刻相从。其余已被炭妇所污者，已皆自愧而去（今炭妇石犹在）。真君谓施岑、盱烈曰：“此今妖怪为害，变化百端，无所定向。尔二人可到鄱阳湖中，追而寻之。”施、盱二人，欣然领命，仗剑而去。夜至鄱阳湖口，登眺台上以望之（即今眺台，俗呼为钓台，非也。此盖彼时二人眺望妖孽出没之所）。但见夜静之时，有一物隐隐如蛇，昂头摇尾，横亘数十里。施岑曰：“妖物今在此乎？”即拔剑斩之，断其腰。至次日天明视之，乃蜈蚣山也（至今其山也，腰断头犹在）。施岑谓盱烈曰：“黑夜吾错认此山为妖物，是吾之过也。今妖物未除，吾与尔尚尽力追寻，勿误师命。”

却说孽龙精被真君杀败，更斩了二子，又杀了许多族类，咬牙切齿，心中日夜恨着真君。一日，又聚集众妖族类商议，欲往小姑潭求老龙报仇。众蛟党曰：“如此甚好！”孽龙乃奔入小姑潭深底。那潭不知有几多深，谚云：“大姑阔万丈，小姑深万丈。”所以叫做小姑潭。那孽龙到了万丈深潭底，只见：

水泛泛漫天，浪层层拍岸。江中心有一座小姑山，虽是个中流砥柱，江下面有一所老龙潭，却是个不朽龙宫。那龙宫盖的碧鳞鳞鸳鸯瓦，那龙宫围的光闪闪孔雀屏，那

龙宫垂的疏朗朗翡翠帘，那龙宫摆的花斑斑虎皮椅。老龙坐在虎椅之上，大小居于水晶之宫，龙女侍在堂下，龙兵步于宫前，海将、夜叉立于门首，龙子、龙孙列在阶前。真个是水中龙宫，天上仙府，江心渺渺无双景，水府茫茫第一室。

却说那老龙出处，他原是黄帝荆山铸鼎之时，骑他上天。他在天上贪毒，九天玄女拿着他送与罗堕阁尊者，尊者养他在钵盂里，养了千百年，他贪毒的性子不改，走下世来，就吃了张果老的驴，伤了周穆王的八骏。朱漫呼心怀不忿，学就个屠龙之法，要下手着他。他又藏在巴蜀地方的一人家后园之中，橘子里面，那两个下棋的老儿想他做龙脯。他又走到葛陂，撞着费长房打一棒。他就忍着疼，奔走华阳洞去，哪晓得吴缙的斧子又利害些，当头一劈，受了老大的亏苦，头脑虽不曾破，却失了项下只一颗明珠，再也上天不得。因此上拜见小姑娘娘，求得这所万丈深潭，盖造个龙宫，恁般齐整。却说那孽龙奔入龙宫之内，投拜老龙，哭哭啼啼，告诉那前情，说道许真君斩了他的儿子，杀了他的族类，苦苦还要擒他。言罢放声大哭。那龙宫大大小小，哪一个不泪下？老龙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唇齿相辅，唇亡齿寒’，许逊既这等可恶，待我与你复一个仇！”孽龙曰：“许逊得了湛母飞步之法，又得玉女斩邪之剑，神通广大，难以轻敌。”老龙曰：“他纵有飞步之法，飞我不过，他纵有斩邪之剑，斩我不得！”于是即变做一个天神模样，三头六臂，黑脸獠牙，则见他：

身穿着重重铁甲，手提着利利钢叉，头戴着金盔闪闪耀红霞，脚跨着奔奔腾腾的骏马。雄纠纠英风真奋，威凛凛杀气横加。一心心要与人报仇家，古古怪怪的好怕。

却说那老龙打扮得只个模样，巡海夜叉，守宫将卒，人人喝采，个个称奇，道：“果然好一个装束！”那孽龙见老龙如此英壮，亦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天神模样，你看他怎么打扮？则见他：

面乌乌赵玄坛般黑，身挺挺可天王般长。手持张翼德丈八长枪，就好似斗口灵官的行状。口吐出葛仙真君的腾腾火焰，头放者华光菩萨的闪闪豪光。腾腾冲霄杀气，口口盖世豪强。威风不减邓辛张，更不比前番模样。

却说那孽龙如此打扮，龙宫之内，亦是个个喝采，个个夸奇。那老龙打一个旋风，奔上岸来；孽龙亦打一个旋风，也奔上岸来。只见那些蛟党与孽龙的儿子接见得，欢欢喜喜，于是奋武扬威，腾云驾雾而来，不在话下。

施岑与盱烈从高阜上一望，见那妖气淤天。他两个少年英勇，也不管他势头来得大，也不管他党类来得多，就掣手中宝剑，跳下高阜来，与那些妖孽大战一场。施、盱二人，虽传授得真君妙诀，终是寡不敌众，三合之中，挡不住了，败阵而走。那老龙、孽龙随后追杀，施、盱大败，回见真君。真君见说孽龙如此猖獗，即提着两只宝剑，命甘战、时荷二人，同去助阵。于是驾一朵祥云，径奔老龙、孽龙列阵之所，大战一场。不知哪个胜败？且听下回分解。





那孽龙见了，自古“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提着长枪，  
径来抢着真君。

——第十一回





## 第十一回 许旌阳三次斩蛟 许真君追杀蛟党

却说老龙列成阵势，老龙居左，孽龙居右，其余蛟党，往来助阵。真君按下云头，立在孽龙对面，那孽龙见了，自古“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提着长枪，径来抢着真君，老龙亦举起钢叉，径来叉着真君。好一个真君，展开法力，将两口宝剑，左遮右隔，只见：

这一边挥宝剑，对一枝长枪，倍增杀气；那一边挥宝剑，驾一管钢叉，顿长精神。这一边砍将去，就似那川梁泻下的狂澜，如何当抵？那一边砍将去，就如那蜀山崩下的土块，怎样支撑？这一边当着孽龙，就好似赵子龙盘河战文丑；那一连抵着老龙，又好似关云长古城战蔡阳。三个人齐争胜负，两下里各显神通。真个是拿出覆地翻天手，要斩兴波作浪邪！

却说那老、孽二龙，与真君混战，未分胜负，复翻身腾在中空，

却要呼风唤雨，飞沙走石，来捉真君。此时真君已会腾云驾雾，遂赶上云端，来战二龙。二龙又在半空中，杀了多时，后落下平地又战。那些蛟党，见真君法大，二龙渐渐当抵不住，一齐掩杀过来。时荷、甘战二人，乃各执利剑，亦杀入阵中。尔看那师徒们，横冲真撞，那些妖孽怎么抵敌得住？那老龙力气不加，三头之中，被真君伤了一头；六臂之中，被真君断了一臂；遂化阵清风去了。孽龙见老龙败阵，心下慌张，恐被真君所捉，亦化作一阵清风，望西而去。其余蛟党，见孽龙、老龙败阵，各自逃散。有化作螽斯，在麦陇上逼逼剥剥跳的；有化作青蝇，在棘树上喟喟嗡嗡闹的；有化作蚯蚓，在水田中扭扭拧拧走的；有化作蜜蜂，在花枝上扰扰攘攘的；有化作蜻蜓，在云雾里轻轻款款的；有化作金狗子，不做声，不做气，躲在田傍外的。彼时真君追赶妖孽，走在田傍上经过，忽失了一下足，把那田傍踏开，只见一道妖气，迸将出来。真君急忙看时，只见一个金狗子，躲在那里，真君将剑一挥，砍成两段。原来是孽龙第五子也。后人诗叹曰：

自笑蛟精不见机，苦同仙子两相持。

今朝挥起无情剑，又斩亲生第五儿。

却说真君斩了孽龙第五子，急忙追寻孽龙，不见踪影。遂与二弟子且回豫章。

吴君谓真君曰：“目今蛟党还盛，未曾诛灭，孽龙又有此等助威添势之妖，岂肯罢休！莫如先除了他的党类，使他势孤力竭，一举可擒，此所谓‘射人先射马’之谓也！”真君曰：“言之有

理！”遂即同施岑、甘战、陈勋、盱烈、钟离嘉群弟子随己出外追杀蛟党。犹恐孽龙精溃其郡城，留吴君、彭抗在家镇之。于是真君与众弟子，或登高山，或往穷谷，或临深渊，或历大湖等处，寻取蛟党尽灭之。

真君一日至新吴地方，忽见一蛟，变化一水牛，欲兴洪水，淹没此处人民。嘘气一口，涨水一尺，嘘气二口，涨水二尺。真君怒曰：“此蛟党恣害也！”遂挥剑斩之。那蛟孽见了真君，魂不附体，遂奔入潭中而去。真君即立石碑一片，作镇蛟之文以禁之，其文曰：

奉命太玄，得道真仙。劫终劫始，先地先天。无量法界，玄之又玄。勤修无遗，白日升仙。神剑落地，符法升天。妖邪丧胆，鬼神逃潜。

黄潭至今名曰镇龙潭，其石碑至今犹存也。

一日，真君又行至海昏之上，闻有巨蛇据山为穴，吐气成云，长有数里，人畜在气中者，即被吞吸。江湖舟船，多遭其覆溺，大为民害。施岑登北岭之高而望之，见其毒气涨天，乃叹曰：“斯民有何不幸？而久遭其害也！”遂禀真君，要往而诛之。真君曰：“君闻此畜，妖气最毒，搪突其气者，十人十死，百人百亡，须待时而往。”良久，有一赤乌飞过，真君曰：“可矣。”（观赤乌报时，天神至，地神临，可以诛妖矣）遂引群弟子前至蛇所，仗剑叱曰：“妖物，汝敢在此为害人民！”其蛇奋然跃出深穴，举项高数十丈，眼若火炬，口似血盆，鳞如金钱，口中吐出一道妖气，十分厉害，只见：

冥冥濛濛，比蚩尤迷敌的大雾；昏昏黑黑，如元规污人的飞尘。飞来飞去，似那汉宫中结成的黑块；滚上滚下，又似那泰山里吐出的顽烟。

正是：

妖蛇吐气三千丈，千里犹闻一阵腥。

真君见妖蛇气毒，腥秽莫过，遂呼出一口仙气，吹散其气，乃率其弟子，各挥宝剑，乡人摇旗擂鼓，呐喊震天相助。妖蛇全无惧色，奔将过来。真君乃运起法雷，当头打击，兼用神剑一指，蛇乃却步。施岑、甘战二人，乃奋勇飞步纵前。施踏其头，甘踏其尾，这个蛇就如常山蛇蟠蛰，首尾相应。真君遂以剑劈破其颡，陈勋再举剑当中腰斩之，蛇肠遂开裂。忽有一条蛇自腹中走出，长有数丈。施岑欲斩之，真君曰：“彼是母腹中之蛇，未曾见天日，尤不曾加害于民，不可诛之。”遂叱曰：“畜生好去！我放你的生命，毋得害人！”小蛇惧法，奔行六、七里，闻鼓乐之声，犹反首而顾其母（今为蛇子港）。群弟子请追而杀之，真君曰：“既放其生，而犹追杀之，是心无恻隐。口有雌黄，吾不为也。”蛇子遂得入江而去。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洲（今号积骨洲）。真君入海昏，经行之处，皆留坛靖，凡有六处。通候时之观为七：一曰进化靖，二曰节奏靖，三曰丹符靖，四曰华表靖，五曰紫阳靖，六曰霍阳靖，七曰列真靖。其势布若星斗之状，皆以镇压后患（七靖今皆为宫观，为寺院）。巨蟒已诛，妖血污剑，于是洗磨之，削石以试其锋（今新建试锋石犹在）。真君谓诸人：“蛇蛟党除之莫尽，更有孽龙精通灵不测。今知我在

此，若伺隙溃我郡城，恐吴君、彭抗二人莫能降服。莫若弃此而归。”施岑是个勇士，谓曰：“此处妖怪甚多，再等几日，杀几个回去却好！”真君曰：“吾在外日久，恐蛟党又聚作一处，可速归除之！”于是悉离海昏而行。乡民咸感真君之德，遂立真君生祠，四时享祭，不在话下。

且说孽龙始知真君领了弟子，出了海昏等处，诛灭己之族类，心甚痛恨，欲将豫章郡滚成一海，以报前仇。遂集聚败残蛟党，尚有七八百余，孽龙曰：“昨夜月离于毕，今夜酉时，主天阴海冥，风雨大作。我与尔等，乘此机会把豫章郡一滚成海而沉，有何不可？”此时正是午牌时分，吴君猛与彭君抗恰从西山高处，举目一望，只见妖气漫天，乃曰：“许师往外诛妖，不想妖气尽聚于此。”言未了，豫章社伯并土地神，来见吴君说道：“孽龙又聚了八百余党，欲搅翻江西一郡，变作沧海。只待今夜酉牌时分，风雨大作之时。有等居民，闻得孽龙这样言语，俱到小神庙中叩头，叫小神保他。我想江西不沉却好，若沉了时节，正是泥菩萨落水，自身难保，还保得别人？伏望尊仙怎么区处？”吴君听说此事，则吃了一大惊，遂与彭君急忙下了山头。吴君谓彭君曰：“汝且仗剑一口，驱使神兵，先往江前江后寻他。”彭君去了。吴君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坛，取过一个五雷的令尺，仗了一口七星的宝剑，注上一碗五龙吐的净水，念了几句神咒，摆了一个三台的真诀，步了一个八卦的方位。

乃飞符一道，径差日值功曹，遂至日宫太阳帝君处投下，叫那太阳帝君，把这个日光儿缓缓的沉下，却将酉时反作午时，就要如鲁阳挥以长戈，即返三舍了，公指以短剑，却转九分的日子。

又飞符一道，径差月值功曹，送至月宫太阴皇君处投下，叫那太阴皇君，把这个月光儿缓缓的移上，又将亥时作酉时，就要如团团初海角，渐渐出云衢，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

又飞符一道，径差日值功曹，送至风伯处投下，叫那风伯，今夜将大风息了。一气不要吹嘘，万孔不要叫怒。切不可“过江拨起龙头浪，拂地吹开马足尘。就树提起黄叶落，入山推出白云来。”

又飞符一道，径差时值功曹，送至雨师处投下，叫那雨师，今晚收了雨脚，休得点点滴滴，打破芭蕉，淋淋漓漓，洗开苔藓。“颓山黑雾倾浓墨，倒海冲风泻急流。势似阳侯跨溟海，声如项羽战章邯。”

又飞符一道，差那律令大神，径到雷神处投下，叫那雷神，今晚将五雷藏了，休得要驱使号令，放出那霹雳，做个轰轰烈烈。“一鸣山岳震，再鼓禹门开，响激天关转，声从地穴来。”

又飞符一道，差了急脚大神，送至云师处投下，叫他今晚卷起云头，切不可氤氲氤氲，遮掩天地，渺渺漠漠。蒙蔽江山，使那：“重重翼凤飞层汉，叠叠徙龙出远波；太行游子思亲切，巫峡襄王入梦多。”

吴君遣符已毕，又差那社伯等神，火速报知真君，急回豫章郡，慑伏群妖，毋得迟误！吴君调拨已毕，遂亲自仗剑，镇压群蛟，不在话下。

却说孽龙精只管等待日轮下去，月光上来的酉牌时分，就呼风唤雨，驱云使雾，把这豫章一郡，滚沉在那里。长思短望，日头只在未上照耀，叫他下去，那日头就似缚了一条绳子，再也不得下去。孽龙又招那月光上来，这月光又如有人止住了一

般，再也不上来。孽龙怒起，也不管酉时不酉时，就命蛟党，大家呼起风来。谁知那风伯遵了吴君的符命，半空中叫道：“孽龙！你如何学得这歪，却要放风，我那个听你！”孽龙呼风不得，却去叫雷神打雷，谁知那雷神遵了吴君的符命，半下儿也不响。孽龙道：“雷公，雷公！我往日叫你，你就有千百声，今日半点声气不做，敢害哑了？”雷公道：“我倒不害哑，只是你今日害颇！”孽龙见雷公不响，无如之何，只得叫声：“云师！快兴云来！”那云师遵了吴君的符命，把那千岩万壑之云，只卷之退藏于密岩，那肯放之弥于六合。只见玉宇无尘，天清气朗，那云师还在空中唱一个“万里长空收暮云”的歌子哩。孽龙见云师不肯兴云，且去问雨师，谁知那雨师亦遵了吴君的符命，莫说是千点万点洒将下来，就是半点儿也没有的。孽龙指日日不沉，招月月不上，呼风风不至，唤雨雨不来，且驱雷雷不响，使云云不兴，真激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遂谓众蛟党曰：“我不要风雨云雷，一小小豫章郡，终不愁滚不成海？”遂耸开鳞甲，翻身一转，把那江西章江门外，就沉了万十余丈。吴君看见，即忙挥起手中宝剑，驾起足下浮云，直取孽龙。孽龙与吴君对战，彭君亦向前飞剑助战，只见江西城外，杀气漫天，妖腥逼人，大战一场，不知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太子取出那铁杵来，晃了两三晃，……

——第十二回



## 第十二回 许旌阳四次斩蛟 龙王太子辅孽龙

却说吴、彭二君，与那七八百蛟党，并孽龙对杀，孽龙招呼党类，一涌而至。在上的变成无数的黄蜂，扑头打脑乱叮，在下的变成滚滚长蛇，遍足乱挠。孽龙更变作个金刚菩萨，无长不长，无大不大，手执金戈，与吴君、彭君混战。好一个吴君！又好一个彭君！上杀个雪花盖顶，战住黄蜂；下杀个枯树盘根，敌住长蛇；中杀个鹞子翻身，抵住孽龙。自未时杀起，杀近黄昏。忽真君同了诸弟子到来，大喝一声：“许逊在此！孽畜敢肆害么？”众蛟俱惧法。孽龙见了真君，咬定牙根，要报前仇。乃谓众蛟党曰：“今日遭此大难，我与汝等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也。今日之战，我等胜则皆可荣，许逊胜，我与尔等死无遗类矣！”于是众蛟个个奋勇争先，一齐鼓劲，曰：“父子兄弟叔侄，当弃命一战，共决雌雄，有何怯乎？”遂与孽龙精力战真君。怎见得利害，只见那：

愁云蔽日，杀气漫空，地覆天翻，神愁鬼哭。仙子无

边法力，妖精许大神通。一个万丈潭中孽怪，舞着金戈；一个九重天上真仙，飞将宝剑。一个棱棱层层，甲鳞竦动；一个变变化化，手段高强。一个呵一口仙气，天清气朗；一个吹一口妖风，雾涨云迷。一个有蛟子蛟孙，助他耀武；一个有仙徒仙弟，帮他扬威。一个领蛟子蛟孙战真仙，恰好似八十万曹兵临赤壁。一个同仙徒仙弟收妖怪，却好似二十八汉将闹昆阳。一个是妖孽中美他作班头；一个是神仙中推他为领袖。一个要为族类报了冤仇，一个要为生民除却祸母。

正是：

两边齐用力，一样显神机。

至头分胜负，毕竟有雄雌。

却说孽龙精奋死来战真君，真君就要拿住他，以绝祸根。那孽龙蛟党又是心中惧法。真君的弟子们，各持宝剑，或斩了一两个的，或斩了三四个的，或斩了五六六个的；喷出腥血，一片通红。周广一剑，又将孽龙的第二子斩了。其余蛟党一个个变化走去，只有孽龙与真君独战。回首一看，蛟党无一个在身旁，也只得跳上云端，化一阵黑风而去。真君急追赶时，已失其所在，乃同众弟子回归。真君谓吴君曰：“此若非君之法力，这数千万生灵，尽葬于波涛之中矣！”吴君曰：“全仗尊师杀退蛟孽，不然，弟子亦危也。”

却说孽龙屡败，除杀死族类外，六子之中，已杀去四子。众蛟党恐真君诛已，心郁郁不安，尽皆变去。止有三蛟未变，三蛟

者：其二蛟系孽龙子，其一蛟系孽龙孙，藏于新建洲渚之中。其余各变化为人，散去各郡城市镇之中，躲避灾难。一日，有真君弟子曾亨入于城中，见二少年，状貌殊异，鞠躬长揖曾亨问曰：“公非许君高门乎？”曾亨曰：“然。”既而问少年曰：“君是何人也？”少年曰：“仆家长安，累世好善。今闻许公深有道术，诛邪斩妖，必仗神剑。愿闻此剑，有何功用？”曾亨曰：“吾师神剑，功用甚大！指天天开，指地地裂，指星辰则失度，指江河则逆流。万邪不敢当其锋，千妖莫能撓其势。出匣时，霜寒雪凛；耀光处，鬼哭神愁；乃天赐之至宝也。”少年曰：“世间之物，不知亦有何物可挡令师神剑，而不为其所伤也？”曾亨戏笑之曰：“吾师之神剑，惟不伤冬瓜、葫芦二物耳，其余他物，皆不能挡也。”少年闻说，遂告辞曾亨，相别而去。曾亨亦不知少年乃是蛟党所变也。蛟精一闻冬瓜、葫芦之言，尽说与党类知悉。

真君一日以神剑授弟子施岑、甘战，令其遍寻蛟党诛之。蛟党见甘、施二人追寻甚紧，遂乃化为葫芦、冬瓜，泛满江中。真君登秀峰之巅望之，乃呼甘战、施岑曰：“江中所浮者，非葫芦、冬瓜，乃蛟精余党也。尔二人可履水内斩之！”于是施岑、甘战飞步水内，举剑往葫芦、冬瓜乱砍。盖冬瓜、葫芦乃轻浮之物，一砍而入水中，不能得破。正烦恼之间，忽有过往大仙，在空中观见，遂令社伯之神，变为一八哥鸟儿，在施岑、甘战头上叫曰：“下别上，下别上！”施岑大悟，即举剑自下别上，满江蛟党，约有七百余性命，连根带蔓，悉无遗类。江中碧澄澄流水，变为红滚滚波涛。止有三蛟未及变形者，因而获免。真君见蛟党尽诛，遂封八哥鸟儿头上一冠，所以至今八哥鸟儿头上，皆有一冠。真君斩尽蛟党，后人诗叹曰：

神剑闪闪辟万邪，碧波江上剔葫瓜。  
孽龙党类思翻海，不沉江心杀自家。

且说孽龙精所生六子，已诛其四。蛟党千余，俱被真君诛灭。止有第三子与第六子，并有一长孙，藏于新建县洲渚之中，乃得留命。及闻真君尽诛其党类，乃大哭曰：“吾父未知下落，今我等兄弟六人，传有弟子孙六七百，并党类共许千余，今皆被许逊剿灭，止留得我兄弟二人，并一侄在此。吾知许逊道法高妙，岂肯容我叔侄的性命，不如前往福建等处，逃躲残生，再作区处。”正欲起行，忽见真君同弟子甘战、施岑突至，三蛟急忙逃去。真君见一道妖气冲天而起，乃指示施、甘二人曰：“此处有蛟党未灭，速追去除之，以绝其根！”真君遂唤甘、施二人飞步而行。蹑踪追至半路，施岑斩去一尾。追至福建延平府，地名潞洋九里潭，其一蛟即藏于深潭之中。真君召乡人曰：“吾乃豫章许逊。今追一蛟精至此，伏于此潭。吾今将竹一根，插于潭畔石壁之上，以镇压之，不许残害生民。尔等居民，切不可砍去。”言毕，即将竹种之，乃嘱之曰：“此竹若罢，许尔再生；此竹若茂，不许再出。”至今潭畔，其竹母若凋零，则复生一竹笋，替换复茂（今号为“真君竹”。至今其竹一根在。往来舟船，有商人见其蛟者，其蛟无尾）。更有一蛟，被真君与甘、施二人赶至福建建宁府崇安县。有一少年走入寺中，哀告曰：“吾乃孽龙之子，今被许逊剿灭全家，追赶至此，吾性命亦难留，望贤师垂怜，救我一命，后当重报！”长老曰：“吾闻许逊道法高妙，慧眼神通，吾寺中何处可躲？”少年曰：“长老慈悲为念，若肯收受

小人，小人当化作粟米一粒，藏于贤师掌中。待许逊到寺，贤师只合掌诵经，方保无事。”长老遂允诺。少年即化为粟米一粒，入于长老掌中躲讫。真君与甘战、施岑二人赶入寺中，谓长老曰：“吾乃豫章许逊，赶一蛟精至此，今在何处？可令他出来见我！”长老也不答应，只管合掌拱手，口念真经。真君不知藏在长老掌中，遍寻不见，往寺外前后各处寻之，并不见踪迹。施岑曰：“想蛟精去矣！吾等合往他处寻赶。”

却说蛟精以真君去寺已远，乃复化为少年，拜谢长老曰：“深蒙贤师活命之恩，无可报答，望贤师吩咐寺中众人，七日七夜，不要撞钟擂鼓，容我报答一、二。”长老依言，吩咐师兄师弟、徒子徒孙等讫。及至三日，只见寺中狂风顿起，冷气飕飕，土木相动。长老大惊，谓僧众曰：“吾观孽龙之子，本是害人之物，得我救命，教我等七日七夜不动钟鼓，今止三日，风景异常，想必是他把言语哄我。若不打动钟鼓，不说望他报恩，此寺反遭其害，那时悔之晚矣。”于是即令众僧撞起那东楼上华钟。那钟儿响了一百单八声，荣荣汪汪，正是：

楚王宫里鲸音吼，商客舟中夜半削。

又打起那西楼上面鼓，那鼓儿响了一个三起三煞，叮叮咚咚，正是：

俨若雷鸣云汉上，恍疑鼙吼海涛中。

那蛟精闻得钟鼓之声，吃了一惊，即转身又化为少年，回到寺



中,来见长老言曰:“吾前日吩咐寺中七日勿动钟鼓,意欲将寺门外前后高山峻岭,滚成万亩良田,报答吾师活命之恩。今才三日,止将高山上略荡平些,滚有泉出,未及如数,而吾师即动钟鼓,何也?”长老以狂风顿起,山动地摇为对,那少年不胜叹息。长老乃令人往寺外前后观之,但见高峻之处,皆荡得坦平,滚滚泉流不竭。至今怀玉寺中,不止千担谷种,盖亦蛟精报恩所致也。

却说真君离了寺门,遍寻不见蛟精,乃复回高处望之,只见妖气还在寺中。乃与甘、施二人,又来到寺中搜寻。那蛟精知真君复来,即先化为一僧,拜谢长老曰:“吾族类有千余众,尽被许逊诛灭,兄弟六人,已亡其四,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吾今悔改前非,修行悟道!”言毕,垂泪而别。真君果然又至寺中,只见妖气出外,乃蹑踪追至建阳,地名叶墩,遥见一僧,知是蛟精所变。乃令甘、施二弟子,追赶至近。甘、施意欲斩之,真君连忙喝住曰:“不可!此物虽是害人,今化为僧,量必改恶迁善。”遂叱曰:“孽畜!吾今赦尔前去,你务要从善修行,勿残害生民!吾有谿语吩咐与汝,劳心记着:‘逢湖则止,逢仰则住’。”吩咐已毕,纵之而去。甘战叱曰:“孽畜!我师父饶了汝命,再不要害人!”施岑亦叱曰:“孽畜,尔若不遵我师父谿语,再若害人,我擒尔就如反掌之易!”那僧含羞乱窜而去。脱离叶墩地方,行至一村,前有一山,遇一牧童,其僧乃问曰:“此处是何地方?”牧童答曰:“此处地名贵湖,前面一山,名曰仰山。”僧闻牧童之言,乃大喜曰:“适间承真君吩咐,‘逢湖则止,逢仰则住’,今到此处,合此二意,可以在此居住矣!”遂憩于路傍水田之间,其中泉水,四时不竭,后乃名离龙窟。即于仰山修行,法名

曰古梅禅师。遂建一寺，名仰山寺。其寺当时乏水，古梅将指头在石壁上直指，遂有泉出。其寺田粮亦广，至今犹在。真君即于叶墩立一观，名真君观，遥与仰山相对，以镇压之。

却说真君又追蛟精，其蛟乃孽第一子之子，孽龙长孙也。其蛟直走到福建南台躲避，潜其踪迹。真君命甘、施二弟子，遍处寻索，乃自立于一石上，垂纶把钓，忽觉钓丝有人扯住一般，真君乃站在石上，用力一扯，石遂裂开（今石犹在），只见扯起大螺一个，约有二、三丈高，大螺中有女子现出，真君曰：“尔妖也。”其女子双膝跪地告曰：“妾乃南海水侯第三女，闻得尊师秘传妙道，欲求指教修真之路，故乘螺舟，特来相叩。”真君乃指以高盖山，可为修炼之所，且此山中有苦参、甘草，上有一井，将其药可洗于井中，饮其水则可以成仙。遂命女子复入螺中，用巽风一口，吹螺舟浮于水中，直到高盖山下，女子开螺而出（其螺化成大石，至今犹在），遂登山，采取苦参、甘草等药，于井中洗之，饮其井泉。后女子果成仙而去（至今其乡有病者，汲井泉饮之，其病可愈）。却说施岑、甘战回见真君，言蛟精无有寻处。真君乃登高山绝顶以望，见妖气一道，隐隐在冯州城开元寺井中喷出，乃谓弟子曰：“蛟精已入在井中矣。”遂至其寺中，用铁佛一座，置于井上压之。其铁佛至今犹在。真君收伏三蛟已毕，遂同甘战、施岑复回豫章，再寻孽龙诛之。后人诗叹曰：

迢迢千里到南闽，寻觅蛟精驾雾云。

到处留名留异迹，今人万古赖真君。

却说孽龙已不能滚沉豫章，其党族变为瓜葫，一概被真君斩灭。所生六子，斩了四子，只有二子一孙，犹未知下落。越思越恼，只得又奔往洋子江心，见了火龙父亲，哭诉其事。火龙曰：“四百年前，孝悌王传法与兰公，却使兰公传法与谌母，谌母传法与许逊。吾知许逊一生，尔等有此难久矣。故我当时就会了鼃帅，统将虾兵蟹将，要问他追取金丹、宝鉴、铜符、铁券之文。谁知那兰公将我等杀败。我彼时少年精壮，已不奈兰公何了，今日有许多年纪，筋力憔悴，还奈得许逊何！只凭你自去。”孽龙叹曰：“今人有言，父不顾子的世界，果然！果然！”火龙又曰：“畜生，我满服子孙，今日被尔不长进，败得一个也没有了，还来怨我父亲！”遂打得孽龙出来。孽龙又见父亲不与他做主，遂在江岸放声大哭。哭道：“天，你已生我，莫生许逊！已生许逊，又何生我？”言罢又哭。这一哭不打紧，即惊动南海龙王敖钦第三位太子。彼时太子领龙王钧旨，同巡海夜叉全身披挂，手执钢叉，正在此巡逻长江，见了孽龙说是火龙的儿子，即忙问曰：“龙哥在此，哭着甚事？”孽龙道：“我党族一千余人，尽被许逊诛灭。今父亲又不与我作主，我如今累累然若丧家之狗，怎么由人不哭？”太子曰：“自古道：‘家无全犯’，许逊怎么就杀了你家许多人，他敢欺我水府无人么？老兄且宽心，待我显个手段擒他，报取冤仇，有何不可？”孽龙道：“许逊得了谌母飞步之法，仙女所赐宝剑，实实神通广大，难以轻敌。”太子曰：“我龙宫有一铁杵，叫做如意杵，有一铁棍，叫做如意棍。这个杵，这个棍，欲其大，就如屋桶般大；欲其小，就如金针般小；欲其长，就有三、四丈长；欲其短，只是一两寸短；因此叫做如意杵、如意棍。此皆是父王的宝贝。那棍儿被孙行者讨去，不知

那孙猴子打死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妖怪，只有这如意杵儿未曾使用。今带在我的身上，试把来与许逊弄一弄，他若抵挡得住，真有些神通。”孽龙道：“敢问太子，这杵是哪一代铸的？”太子道：“这杵自乾坤开辟之时，有一盘古王，凿了那昆仑山几片棱层石，架了一座的红炉，砍了广寒宫一株婆娑树，烧了几多个黑炭，取了须弥山的四万斤生铁，用了太阳宫三昧真火，叫了那炼石的女媧氏，炼了七七四十九日的时候，又命了雨师洒雨，风伯扇风，太乙护炉，祝融看火，因此炼得这个杵儿。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且此杵有些妙处，抛在空中，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更会变化哩！”孽龙问曰：“如今此物放在那里？”太子却从耳朵中拿将出来，向风中晃一晃，就有杵一般大；晃两晃，就有屋桷了大；晃三晃，就有竹竿般长。孽龙看见，大喜曰：“这样东西，要长则长，要大则大，那许逊有些法力，尚可以抵挡一二，只是徒弟们，俱是后生之辈，当得几杵？”夜叉见太子欲与孽龙报仇，乃谏止曰：“龙王千岁爷爷没有钧旨，太子怎敢擅用军器？恐千岁爷爷知道，不当稳便。”太子曰：“吾主意已定，尔肯辅我，去拼一阵来；如不肯辅我，任尔先回南海去罢！”夜叉乃不肯相助，即转回南海去了。

却说那太子杀到豫章，声声口口要拿着许逊，与那孽龙报仇。却怎么打扮，只见：

重叠叠鳞甲坚固，整齐齐海带飞斜。身骑着海马耀三花，好一似天门冬将军披挂。走起了磊磊落落滑石，飞将来溟溟漠漠辰砂。索儿绞的是天麻，要把灵威仙拿下。

却说真君同着弟子施岑等，各仗宝剑，正要去搜寻孽龙，忽见龙王三太子曰：“许逊！许逊！尔怎么这等狠心，把我家龙哥千百余人一概杀戮！尔敢小视我龙宫河？我今日与尔相赛一阵，把尔拿将下来，与龙哥报了冤仇，才晓得我的本事！”真君慧眼一看，认是南海龙王的三太子，喝曰：“尔父掌管南海，素称本分，今日怎的出尔这个不肖儿子？尔好回去，免致后悔！”太子道：“尔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龙哥乃我水族中一类之人，我岂肯受尔这等欺凌？”于是举起钢刀就望真君一砍，真君亦举起宝剑来砍太子，两下里大杀一场。人人努力，个个争强。却不知胜负如何，只见那：

一个是九天山神仙领袖，一个是四海内龙子班头。一个的道法精通，却会吸云吞雾；一个的武艺惯熟，偏能掣电驱雷。一个拜湛母做了师傅，最大神通；一个叫龙王做了父亲，尽高声价。一个飞宝剑，前挑后剔，光光闪闪，就如那天寒陆地漂炭霜；一个抛铁杵，直撞横冲，栗栗烈烈，就如那除夜人家烧爆竹。一个心切切与万民除害；一个气仇仇替一人报仇。

真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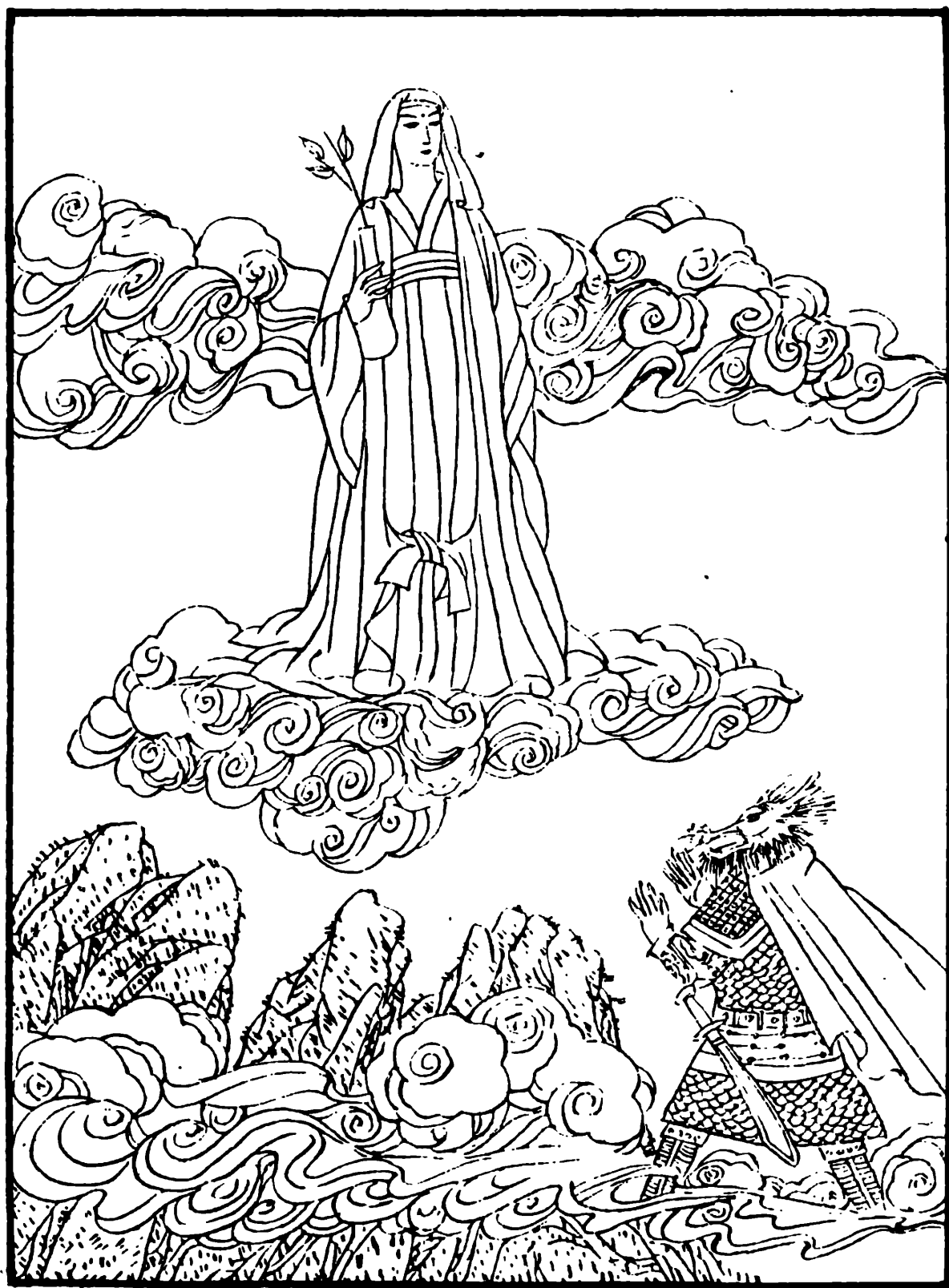
棋逢敌手，终朝胜负难分，却原来阵遇对头，两下高低莫辨。

却说真君与那太子刀抵着剑，剑对着刀，自己牌时分，战至午时，不分胜负。施岑谓众人口：“那龙子本事极高，恐师父不能

拿着，可大家一齐掩杀。”那太子见了真君弟子一齐助战，遂在耳朵中，取出那铁杵来，晃了两三晃，望空抛起。好一个铁杵，一变十，十变百，百变作千，千变作万，半天之中，就如那纷纷柳絮颠狂舞，翩翩蜻蜓上下飞，满空撞得叮当响，四下犹如打插槌。你看那真君的弟子们，才把那脑上的杵儿撇开，忽一杵又在脑后一打；才把那脑后的杵儿架住，忽一杵又在心窝一笃；才把那心窝的杵儿抹去，忽一杵又在肩上一锥。那弟子们见那杵儿，都败阵而走。好一个真君，果有法术！果有神通！将宝剑往东一指，杵从东落；望西一指，杵从西落；望南一指，杵从南落；望北一指，杵从北落。真君虽有这等法力，怎奈千千万万之杵，一杵丢了，一杵又来，却难以取胜。忽观音菩萨闻得此事，乃曰：“敖钦龙王，本十分仁厚，生出一个不肖儿子，助了蛟精。我若不去，取了那如意杵宝贝，许逊纵有法力，无如之何。”于是驾起祥云，在半空之中，解下身上罗带，做成一个圈套儿，丢将起来，把那千千万万之杵，尽皆套了。那太子见了人套去他的宝贝，心上慌张，败阵而走。孽龙接见问曰：“太子与许逊战得大胜否？太子曰：“我战许逊，正在取胜之际，不想有一妇人，使一圈套，把我那宝贝尽套去了。我如今没处得！”孽龙曰：“套宝贝者非他人，乃是观世音菩萨。”言未毕，真君赶至，孽龙见了，即化一阵黑风走了。太子心中不忿，又提起手中钢刀，再来交战。此是败兵之将，英勇不加，两合之中，被真君左手一剑，架住钢刀，却将右手一剑，斩那太子。忽观世音菩萨急忙止住，曰：“不可不可！”真君举眼一看，见是观世音，遂停住宝剑。观音曰：“此乃敖钦龙王的第三太子。无故辅助孽龙，本该死罪。奈他父亲果是仁厚，今我在此，若斩了此子，龙王又说我不

救他，体面上不好看。”真君才住手。

却说那巡海夜叉，回转龙宫，将太子助孽龙之事，一一禀知龙王。敖钦骂曰：“这畜生恁般不肖！”彼时东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广，北海龙王敖润同聚彼处，亦曰：“这畜生今日去战许逊，就如那葛伯与汤为仇敌；助孽龙就如那崇侯助纣为残虐，容不得他！”敖钦曰：“这样儿子，爱他则甚？”遂取过一口利剑，敕旨一道，令夜叉持去，叫太子自刎而亡。夜叉领了敕旨，持了利剑，径来见着三太子说：“千岁爷爷知太子助孽龙，心中发怒，将敕旨一道，利剑一口，叫太子自刎而亡。”太子闻得此言，唬得魂不附体，遂跪下叫道：“观音菩萨！没奈何，到我父王处保过此一次。”观音道：“只怕你父亲难免尔死罪，不如到蛇盘谷鹰愁涧躲避。三百年后，等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罚尔变做个马儿，经往西竺国驮经回来，那时将功赎罪，我对尔父亲说过，或可留尔。”太子眼泪汪汪，拜辞观世音，往鹰愁涧而去。观音即将所收的铁杵，付与夜叉，教夜叉交付与龙王。于是真君拜辞了观音，回转豫章，不在话下。但未知后来收伏孽龙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观音菩萨别了真君，欲回普陀岩去。孽龙在途中拜投，  
求观音与真君讲和。

——第十三回





### 第十三回 孽龙求观音讲和 真君五次收孽龙

却说观音菩萨，别了真君，欲回普陀岩去。孽龙在途中拜投，欲求与真君讲和，后当改过前非，不敢为恶，言辞甚哀。观音见其言辞恳切，乃转豫章来见真君。真君问曰：“大士到此，复有何见谕？”观音曰：“吾此一来，别无甚事，孽龙欲与讲和，今后改过从善，不知君肯允否？”真君答曰：“他若要讲和，限他一夜滚百条河，以鸡鸣为止，若有一条不成，吾亦不依。”弟子吴猛谏曰：“孽畜原心不改，不可许之。”真君曰：“吾岂不知？但江西每逢春雨之时，地多水浸，吾欲其开成百河，疏通水路耳，非真心与之和也。”观音亦曰：“害人之物，吾亦不肯容他，但适来见其言辞恳切，勉为一行耳。和与不和，凭君自处。”于是观音遂辞真君而去。孽龙接见，问其所以，观音将真君之言，所限之事，说与孽龙。孽龙大喜，是夜用尽精神，连滚连滚，恰至四更，真君命社伯、山神扣计其数，已滚九十九条，社伯恐其滚完河数，即假作鸡鸣，引动众鸡皆鸣。孽龙听知大惊，恨自知不能免罪，乃化为一少年，未及天明，即遁往湖广躲避去讫。真君至

天明,查记河数,止欠一条,鸡声尽鸣,乃知是社伯假鸡鸣也。遂令弟子记功受赏。真君寻孽龙之时,已不知其所在。后来遂于河口立县,即今之南康湖口县是也。

却说孽龙遁在黄州府黄风地方,变作个少年的先生求馆。时有姓史的一位老者,合家颇饶裕,有孙子十余人,正欲延师开馆。孽龙至其家,揖曰:“小生姓曾名良,字木贵,豫章人氏。闻君家可馆,特来领教。”史老见其人品清高,礼貌恭敬,心窃喜之。但未知其学问如何,遂谓曰:“敝乡旧俗,但先生初来者,或考之以文,或试之以对,然后启帐。田老奉一对,欲领尊教,何如?”孽龙曰:“愿闻。”史老曰:“曾先生腰间加四点,鲁邦贤士。”孽龙曰:“我就把令孙为对。”遂答曰:“史少年眼上着一横,吏部天官。”史老见先生对此对绝妙,不胜之喜,乃曰:“先生宿学宏才,奈家舍俸金微少,未可轻屈。”孽龙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史老即择日开馆,叫诸孙具贽见之仪,行拜礼,遂就门下授业。孽龙教授那些生徒,辨疑解惑,讲书说经,明明白白,诸生大进,不在话下。

却说真君以孽龙自滚河之后,遍寻不见,遂同甘战、施岑二人,迳到湖广地面,寻觅踪迹。忽见妖气在黄冈县乡下姓史的人家,乃与二弟子迳往其处。一至馆中,知是孽龙在此,变作先生,教训生徒。真君乃问其学生曰:“先生那里去了?”学生答曰:“先生洗浴去了。”真君曰:“这样十一月天气,还用冷水洗浴?”学生曰:“先生是个体厚之人,不论此天寒,时常要在水中浸一浸。若浸得久时,还有两、三个时辰才回来。”真君乃与弟子坐在馆中,待他回时,就下手拿着。忽举头一看,见壁柱上有一对联云:

赵氏孤儿，切齿不忘屠岸贾。  
伍员烈士，鞭尸犹恨楚平王。

又一联云：

小量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

又壁上题有诗句云：

自叹年来运不济，子孙零落却无遗。  
心怀东海波澜阔，气压西江草树低。  
怨处咬牙思旧恨，豪来把笔写新诗。  
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

真君看诗已毕，乃大惊，谓其弟了曰：“此诗此对，皆是复仇之语，若此孽不杀，终成大患。汝等务宜勉力擒之！”言未毕，史老来馆中看孙子读书。时盛冬天气，史老身上披一领羊裘，头上戴上一顶暖帽，徐徐而来。及见真君丰姿异常，连忙施礼问曰：“先生从何而来？”真君曰：“小生乃豫章人，特来访友。”史老谓孙子曰：“客在此，缘何不通报？”遂邀真君同二弟子至家中侍茶。茶毕，史老问真君姓名，真君曰：“小生姓许名逊，此二徒一姓施名岑，一姓甘名战。”史老曰：“闻得许君者，法术甚妙，诛灭妖精，敢是足下否？”真君曰：“然。”史老遂下拜礼。真君以其

年老，即连忙答之。史老谓真君曰：“仙驾至此，欲何为？”真君曰：“尊府教令孙者，乃孽龙精也。变形于此，吾寻踪觅迹，特来擒之。”史老大惊曰：“难怪这个先生无问寒天热天，日从涧上洗浴。浴水之处，彼时浅浅的，今成一潭，深不可量。”真君曰：“尊翁有缘，幸遇小生相救；不然，后来这个屋舍，日后是个江河，即尊翁家属等，且葬于鱼腹中了。”史老曰：“这妖精怎样拿他？”真君曰：“此孽千变万化，他若提防我，变化更易；今或不知提防，纵要变时，必资水力。老翁可令家中凡水缸、水桶、洗面盆及碗盏之类，皆不可注水，使他变化不得，我自然拿住他。”史老吩咐已毕。孽龙正沐浴回馆，真君见了，大喝一声：“孽畜！走那里去？”孽龙大惊，却要寻水而变，遍处无水，惟砚池中有一点余水未倾，遂从里面变化而去。但此一变，变得极是诡谲，自东自西，自南自北，竟不知其踪迹，遁于何处也？后人遂有诗叹曰：

堪叹蛟精玄又玄，砚池变化至今传。

当时若肯心归正，却有金书取上天。

却说史老见真君赶走孽龙，甚是感谢，乃留真君住了数日，极其款洽。真君曰：“此处孽龙居久，恐有沉没之患。尔可取杉木一片过来，吾画符一道，打入地中，庶可以镇压之。”真君镇符已毕，感史老相待殷勤，便取出灵丹一粒，点石为金，约有三百余两，相谢史老而去。施岑曰：“孽龙今不知遁在何处？可从此湖广上下，遍处寻觅诛之。”真君曰：“或此孽瞰我等在此，又往豫章，沉其郡城土地，亦未可知也。莫若且回家中，觅

其踪迹何如？果不在，再往外四下里搜寻，亦未为晚也。”于是师弟们一路回归。但不知后来何处擒了孽龙？且看下回分解。





孽龙计穷势迫，遂变本形。不知真君先设了天罗地网，  
活活擒之。

——第十四回





## 第十四回 孽龙精入赘长沙 许旌阳六次擒蛟

却说孽龙精逃入砚池水内变去,就化为一个美少男子,迳往长沙府。闻知刺史贾玉家生有一女,极有姿色,怎见得标致?但见他:

眉如翠羽,肌如凝脂,齿如瓠犀,手如柔荑。脸衬桃花瓣,鬓堆金凤丝。秋波淡淡妖娆态,春笋纤纤娇媚姿。说甚么汉苑王嫱,说甚么吴宫西施。柳腰微摆鸣金珮,莲步轻移动玉肢。月里嫦娥难比此,天上仙女怎如斯。宫妆巧样非凡类。飞绶昨夜降瑶池。

却说此女姿色,冠绝江南。孽龙就来结拜刺史贾玉。贾玉问曰:“先生何人也?”答曰:“小人姓慎名郎。自幼颇通书史,不意名途淹滞,莫能上达。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因往南国贩卖货物,今得明珠数斗,生乃无处作用,兹特来献与使君,伏望笑留,幸甚!”贾使君曰:“此宝乃先生心力所求,况尔我萍水相逢,素无

心结，吾岂敢受此厚赐哉？”再三推还不受。慎郎献之甚切，使君遂不得已受之。留住数日，使君见慎郎礼貌谦恭，丰姿美丽，琴棋书画，件件皆能，弓矢干戈，般般惯熟。使君遂谓慎郎曰：“吾有一女，未曾许配他人，今当配尔为妻，尔意何如？”慎郎鞠躬致谢而退。慎郎又将珍宝厚贿使君亲信之人，悉皆称赞慎郎之德。使君乃择吉日，将其女与慎郎成亲，不在话下。

却说慎郎既在贾使君府中成婚以后，岁遇春夏之时，则告禀使君，托言出游江湖，经商买卖。至秋冬之时，则重载船只而归，皆是奇货异宝。使君大喜曰：“吾得佳婿矣！”盖不知其为蛟精也。所得资财宝物，皆因春夏之水，覆人舟船，抢人财宝，装载而归。慎郎入赘使君府中，约有三年，又生三子。一日，慎郎思量起来，不胜忿怒曰：“吾家世居豫章，子孙族类一千余众，皆被许逊杀戮，破我巢穴，使我无容身之地。虽然潜居此处，其实积怨难消。今已岁久，谅许逊不复知有我也。我今欲回豫章，大兴洪水，溃没郡城，仍灭许逊之族类，报复前仇，方消此恨。”一日来见使君，使君问曰：“贤婿有何话说？”慎郎曰：“贫婿自思男子者，志在四方，岂能向故园空老？方今春风和暖，正宜出外经商，特来拜辞岳丈前去。家中妻子，大小事务，望岳丈看顾。”使君曰：“贤婿放心前去，不必多忧，若得充囊之利，早回马首之鞭。”言罢，分别而去。

时晋永嘉七年，真君与甘战、施岑周巡城邑，遍寻蛟孽，杳无踪迹，已三年矣，且置之度外去了。不想这个孽龙却来送死。忽一日，变一少年子弟，丰姿美秀，衣冠俊伟，称道吴地人氏来谒真君。道童通报毕，真君命其入见。真君问曰：“先生何处人也？”少年曰：“小生姓慎名郎，金陵人氏，久闻贤公有斡旋天地

之手，捉伏孽龙之功，海内少二，寰中无双，小生特来拜访，别无他意，盖欲遂识荆之愿耳！”真君曰：“孽龙未除，徒负空名，可叹、可愧！”真君言罢，其少年告辞而出，真君送而别之。甘、施二弟子曰：“适来少年何人也？”真君曰：“此乃孽龙也。今来相见，探我言之虚实耳。”甘、施曰：“何以知之？”真君曰：“吾观其人，妖气尚在，腥气袭人，是以知之。”甘战曰：“既如此，即当擒而诛之，何为又纵之使去也？”真君曰：“吾四次擒他，皆被他变化而去。今佯为不知，盖使彼不甚提防，庶可以随便擒之耳。”施岑乃问曰：“此时不知逃于何处？吾二人愿往杀之。”真君仙眼一照，乃曰：“今在江浒，化为一黄牛，卧于郡城沙碛之上（今有黄牛洲在）。我今化为黑牛，与之相斗。尔二人可提宝剑，潜往窥之，候其力倦，即援剑而挥之，蛟必可诛也。”言罢，遂化为一黑牛，奔跃而去，只见：

有拔山气力，运转地旋威。乘风势愈奔，见月升不慌。  
却好似函谷关中老子牛来传道教，又犹如即墨鼓下田单  
驱出助军威。奔奔腾腾，纵庖丁发刑之刃解之未可；蹦蹦  
跃跃，任贾善穿杨之箭射之不能。

真个是：

爪蹄坚固如山虎，头角峥嵘似海龙。

今向沙边相抵触，神仙变化果无穷。

却说真君化成此牛，早到沙碛之上，即与黄牛相斗。恰斗有两个时辰，甘、施二人，蹑迹而至，正见二牛相斗，黄牛力倦之时，施岑用剑一指，正中黄牛左股。甘战亦挥其宝剑，斩其一

角，黄牛奔入城南井中，其角落地。真君此时去除此角，后乃变一牛在黄牛洲，与马当相对，常常出来害取客商船只，此不在话下。

却说真君谓甘、施二人曰：“孽龙既入井中，凉巢穴在此。吾遣符使吏兵，引我前进。尔二人可随我之后，蹑其踪迹，采其巢穴，擒而诛之，以绝后患。”言罢。真君跳入井中，甘、施二人亦跳入井中。符使护引真君前去，只见那个井中，其口上虽是缺的，到了下面，别是一个洞府，这边一个孔，透着那一个孔；别是一个乾坤，那边有一个洞，通着这个洞。就似那杭州城二十四条花柳巷，巷巷相穿；又恰如龙窟港三十六大湾，湾湾相见。常人道，说井中之蛙，所见甚小，盖未曾到这个所在，见着许大世界。

真君与符使一路而行，忽见有一样物件，不长不短，圆圆的相似个插槌模样。甘战拾起来一看，乃是一车辖，问于真君曰：“此井中怎么有此车辖？”真君道：“昔前汉有一人，姓陈名遵，每大宴宾客，辄开了门，取车辖投于井中，虽有急事，不得去。必饮罢，才捞取车辖还入。后有一车辖，再捞不起来，原来水荡在此处来了。”又行数里，忽见有一个四方四角，新新鲜鲜的物件，施岑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个印匣儿。问于真君，真君曰：“昔后汉有宦官张让迁徙天子，北至河上，将传国玉玺投之井中，再无人知觉。后洛阳城南骊宫井有五色气一道直冲上天。孙坚认得是宝贝的瑞气，遂命人浚井，遂得一颗玉玺。玺便得去了，却把那匣儿遗在这里。”又行数里，忽见有一物件，光闪闪，白净净，嘴弯弯，腹大大的。甘战却拾得起来一看，却原来是一个银瓶。甘战又问于真君，真君曰：“曾闻有一女子吟

云：‘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想是只银瓶是那女子所引的，因断了绳子，故流落在此。”符使禀曰：“孽龙多久遁去，真君须急忙追赶，路途之上，且不要讲古。”真君于是命弟子快步而行。只见水族之中，见了的，唬得魂不附体，鲤鱼儿只是张了一个口，团鱼儿只是缩了一下头，鲇鱼儿只是拱了一个腰，鲫鱼儿只是摇一摇头、摆一摆尾，钻在井孔里去，真君都置之不问。却说那符使引真君再转一弯角，正是行到山穷水尽处，看来在长沙府贾玉井中而出。真君见其孽龙踪迹，谓甘、施二人曰：“今得其巢穴矣！”遂辞了符使回去，不在话下。

却说孽龙已出其井，仍变为慎郎，入于贾玉府中。使君见其身体狼狈，一家之人，大惊小怪，问其缘故。慎郎答曰：“今去颇获大利，不幸回至中途，偶遇贼盗，资财尽被劫去，又被砍伤左额左股，疼痛难忍。”使君见其刀痕，不胜隐痛，忙令家僮请求医士疗治。真君即扮作一医士，命甘、施二人，扮作两个徒弟，背了药包葫芦。眼看这个医士呵，但见他：

道明圣贤，药辨君臣。遇病时，深识着望闻问切；下药处，细审个巧寻阴阳。戴唐巾，披道服，飘飘荡荡，吕洞宾模样；摇羽扇，背葫芦，潇潇洒洒，孙思邈行踪。诊寸关尺三部脉，辨邪审症，奚烦三折肱；疗上中下三等人，起死回生，只是一举手。真个是东晋之时，又生了春秋扁鹊；却原来西江之地，再出着上古神农。

万古共称医国手，一腔都是活人心。

却说真君扮了医士，其僮仆见了，相请而去。真君遂进了使君厅堂，相见礼毕。使君曰：“吾婿在外经商，被盗贼杀伤左额左股，先生有何妙药，可以治之？”真君曰：“宝剑所伤，吾有妙方，手到即愈。”使君大喜，即召慎郎出来医治。当时蛟精卧于房中，问童仆曰：“医士是一人么？”僮仆曰：“带有两个徒弟。”蛟精却疑是真君，不敢轻出。其妻贾氏催促之曰：“医士在堂，尔何故不出？”慎郎曰：“尔不晓得，医得我好，也是这个医士；医得不好，也是这个医士。”贾氏曰：“终不然这个医士不是三折肱来的。”慎郎曰：“好，即是个折肱医士；不好，却是一个取命阎王。”贾氏竟不知所以。使君见慎郎不出，亲自入房召之。真君即随使君之后，直至房中，大声叱曰：“孽畜？再敢走么？”孽龙计穷势迫，遂变本形，蜿蜒走出堂下。不知真君先设了天罗地网，活活擒之。贾使君不知缘故，却唤慎郎三子急忙外出。真君以法水喷之，其三子悉变为小蛟。真君援剑并诛之。贾玉之女，此时亦欲变化，施岑活活拿住。使君大惊。真君曰：“慎郎者，乃孽龙精也。今变化人形，拜尔为岳丈。吾乃豫章许逊，追寻踪迹至此擒之。尔女今亦成蛟，合受吾一剑。”贾使君乃与妻并跪于真君面前哀告曰：“吾女被蛟精所染，非吾女之罪，伏望怜而赦之！”真君遂取神符，与贾女服之，故得不变。真君谓使君曰：“蛟精所居之处，其下即水。今尔舍下，深不逾尺，皆是水泉。可速徙居别处，勿自蹈祸！”使君举家惊惶，遂急忙迁居高处。原住之地，不数日，果沉为渊潭，深不可测（今长沙府渊潭是也）。施岑却从天罗地网中，取出孽龙，欲挥剑斩之。真君曰：“此蛟杀之最易，擒之甚难。我想江西俱是浮地，下面皆为蛟穴。城南一井，其深无比，此井与江水同消长，莫若锁此

孽畜回归豫章，吾以铁树投之井中，系此孽畜于铁树之上，使后世倘有蛟精，见此畜遭此磨难，或有傲惕，不敢为害。”甘战曰：“善！”遂锁了孽龙，还回豫章。于是驱使神兵，以铁为树，置之郡城南井中。下用铁索钩锁，镇其地脉，并入铁树数尺，牢系孽龙于树，且祝之曰：

铁树开花，其妖若兴，吾当复出。铁树居正，其妖永除。水妖屏迹，城邑无虞。

又留记云：

铁树镇洪洲，万年永不休！天下大乱，此处无忧；天下大旱，此处薄收。

又元朝吴全节有诗云：

八索纵横维地脉，一泓消长走江流。  
豫章胜地由天造，砥柱中天亿万秋。

真君又铸铁为符，镇于鄱阳湖中。又铸铁盖覆于庐陵元潭，今留一剑在焉。又立府靖于庙畔山顶，皆所以镇压后患。

真君已擒蛟孽，功满乾坤，思全黎庶。但不知后来升仙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仙驾飞空渐远，望之不可见，惟见祥云彩霞，弥漫山谷，  
百里之内，异香芬馥。

——第十五回



## 第十五回 武昌府郭璞脱凡 许真君拔宅升天

晋明帝太宁二年，大将军王敦，字处仲，出守武昌，举兵内向，次于洞庭湖。真君与吴君同往说之，盖欲止敦而存晋也。是时郭景纯亦在王敦幕府，因此三人得以相会。景纯谓真君曰：“公斩馘蛟精，功行圆满，况昔时二山之地，灵气钟完，不久当上升矣。”真君感谢不一，此不在话下。

且说景纯同真君、吴君敬来参见王敦。敦见三人同至，大喜。遂令左右设宴延请三人饮酒。酒至半酣，敦问曰：“我昨夜偶得一梦，梦见一木破天，不知主何吉凶？”真君曰：“木上破天，乃‘未’字也。公未可妄动。”吴君曰：“吾师之言，灼有先见，公谨记之。”王敦闻真君之言，心甚不悦。乃变形于色，令郭璞卜之。璞曰：“此数用克体，将军此行，干事不成也。”王敦不悦曰：“我之寿有几何？”璞曰：“将军若举大事，祸将不免，若退还武昌，则寿未可量也。”王敦怒曰：“尔寿几何？”璞曰：“我寿尽在今日。”王敦大怒，令武士擒璞斩之。真君与吴君举杯掷起，化为白鹤一双，飞达梁栋之上。王敦一举眼观之，曰：“夫三君

所在！”且说郭璞已斩，家人备办衾衣棺槨殓之。越三日，市人见璞衣冠俨然，与亲友相见如故。王敦知之不信，令开棺观之，果无尸骸，始知璞脱质真仙也。自后王敦果败无成，遂还武昌而死，卒有肢解之刑，盖不听三君之谏，以至如此。

由是吴君邀真君同下金陵，游玩山水，既而欲买舟上豫章，遇有打头风不息。舟中人口：“当此仲夏，南风浩荡，舟船难上，奈何？”真君曰：“我代汝等驾之。汝等但要瞑目安坐，切勿开眼视之。”吴君乃立于船头，真君亲自把舵，遂召黑龙二尾，挟舟而行。经池阳之地，以先天无极都雷府之印，印于西岸石壁之上，以辟水怪，今有印纹。舟渐渐凌空而起，须臾，过庐山之巅，至云霄峰。真君欲观洞府景致，故其舟梢刮抹林木之表，戛戛有声。舟人心惊，皆偷眼窥之，忽然跌舟于层峦之上，折桅于深涧之下。真君谓众人曰：“尔等不听吾言，以致如此，今将何所归乎？”舟人恳拜，愿求济变之术。真君教以服饵灵丹，遂得辟谷不饥，尽隐于云霄峰下。二君乃各乘一龙，回至豫章，遂就旧时隐居之所，终日与诸弟子讲究真经妙道，乃作思仙之歌云：

天地循环兮疾如飞，人生世间兮欲何为？争名夺利兮成空虚，风月滋味兮有谁知？不如且进黄金卮，一饮一唱日沉西。丹砂养就玉龙池，小瓢世界宽无涯。世人莫道是愚痴，酩酊一笑天地齐。

又作八宝垂训曰：

忠孝廉谨，宽裕容忍；忠则不欺，孝则不忤；廉而勿贪，谨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宽则得众，裕然有余；容而翕受，忍则安舒。接人以礼，怨咎引除。凡我弟子，动静勤笃，念兹在兹，当守其独！有丧厥心，三官考戮。

却说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及太白金星，因言真君道高德厚，除灭妖孽，惠及生灵；其弟子吴猛等，同扶真君，共成至道，皆宜推荐，以至天庭。商议具表，奏闻玉帝。次早，三官大帝，及金星上表，言：“南昌许逊原是玉洞天仙下降，兹者积修至道，除荡妖精，名满乾坤，功垂万世。臣等具表，敬伸推荐，望乞降诏，宣至天庭，加以职位，臣等不胜依依。”玉帝闻奏，乃对众真曰：“许逊德果至善，功果无双，合授九州都仙天使，兼高明大使之职，封孝先王；远祖、祖父，各有职位。先差九天探访使崔子文、段丘仲捧诏一道，谕知许逊，期以八月十五日午刻，拔宅上升，以昭善报。”言罢，三官大帝与金星谢恩而退。探访二仙即捧大诏，敬往下界，时晋孝武宁康二年，甲戌，真君时年一百三十六岁。八月朔旦，见云仗自天而下，导从者甚众，降于真君之庭。真君迎接拜讫。二仙曰：“奉玉帝敕命，赐子宝诏，子可备香花灯烛，整顿衣冠，俯伏阶下，以听宣读！”诏曰：

上诏学仙童子许逊：卿在多劫之前，积修至道，勤苦悉备。天经地纬，悉已深通；万法千门，罔不师历。救灾拔难，除害荡妖；功济生灵，名高玉籍。众真推荐，宜有上

升。可授九州都天大使，兼高明大使孝先王之职。赐紫彩羽袍、琼旌宝节各一事。期以八月望日，拔宅上升。诏书到日，信诏奉行。

读罢，真君再拜，遂登阶受诏毕，乃揖二仙坐，问其姓名。一仙曰：“予乃崔子文。”一仙曰：“予乃段丘仲，俱授九天探访使之职。”真君曰：“吾家有何德？能感动天帝，更劳二仙下降。”二仙曰：“公修己利人，功行已满。昨者金星保奏，升入仙班。玉帝诏以八月十五日午刻时分，以云龙车相迎，先命某等，奉诏谕知。”言毕，遂乘龙车一辆而去。

却说真君已得天书之后，门弟子吴猛等，引乡中耆老，及诸亲眷，皆知行期在迩，自此朝夕会于真君之处，日设宴共饮，欲以作别情。真君谓众人曰：“欲达神仙之路，在先行其善而后立其功。吾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间，豫章之地，五陵之内，当出地仙八百余人。其师出于豫章，大阐吾教。以吾坛前松树枝垂覆拂地。”后人有言：“龙沙会合，真仙必出。”（龙沙在江西岸，与郡城相对，事见《龙沙记》）。潘清逸有《望龙沙》五言诗云：

五陵无限人，密视松沙记。  
龙沙虽未合，气象已虚异。  
昔时云浪游，半作桑麻地。  
地形带江转，山势若连契。

是时八月望日，大营斋会，遍召里人及诸亲友，并门弟子，少长咸集。至日中，遥闻音乐之声，祥云缭绕，渐至会所。羽盖

龙车，仙童彩女，官将吏兵，前后拥护。前探访使二仙又至。拜迎过了，复宣诏曰：

上诏学仙童子许逊：功行圆满，已仰潜山司命官，传金丹于下界，返子身于上天。及家口厨宅，一并拔之上升，着令天丁力士与流金火铃，照辟中间，无或散漫。仍封远祖许由玉虚仆射，封其祖许琰太微兵卫大夫，祖母太微夫人；其父许肃封中岳仙官，母何氏封中岳夫人。钦此钦遵，诏至奉行！

诏毕，真君再拜受诏。崔子文曰：“公门下弟子虽众，惟陈勋、曾亨、周广、时荷等外，黄仁览与其父，盱烈与其母，共四十二名，合当从行。余者自有升举之日，不得皆往也。”言罢，揖真君上了龙车，仙眷四十二口，同时升天。里人及门下弟子，不与上升者，不舍真君之德，号泣振天，欲相随而不可得。真君曰：“仙凡有路可通，尔等但能遵行孝道，利物济民，何患无报耶？”真君族孙许简哀告曰：“仙翁拔宅冲升，后世无所考验，可留下一物，以为他日之记。”真君遂留下修行钟一口，并一石函，谓之曰：“世变时迁，此即为陈迹矣。”真君有一仆名许大者，与其妻市米于西岭，闻真君飞升，即奔驰而归。行忙车覆，遗其米于地上，米皆复生（今覆米冈，生米街犹在）。米至哀哭，求其从行。真君以彼无有仙分，乃授以地仙之术，夫妇皆隐于西山。仙仗已升，屋宇鸡犬皆上升。惟鼠不洁，天兵推下地来，一跌肠出，其鼠遂拖肠不死。人或有见之者，皆为瑞应。又坠下药臼一口，碾穀一轮；又坠下鸡笼一只，于宅之东南十里；又许氏仙姑，坠



下金钗一股(今有许氏坠钗洲犹在)。时人以其拔宅上升,有诗叹美云:

慈仁共羨许旌阳,惠泽生民耿不忘。

拔宅上升成至道,阳功阴德感苍苍。

仙驾飞空渐远,望之不可见,惟见祥云彩霞,弥漫山谷,百里之内,异香芬馥。忽有红锦帷一幅飞来,旋绕故地之上。

却说真君仙驾经过袁州府宜春县栖梧山,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下告王朔,并以玉皇诏命因来相别。王朔合家瞻拜告曰:“朔蒙尊师所授道法,遵行已久,乞带从行!”真君曰:“子仙骨未充,止可延年得寿而已,难以带你从行。”乃取香茅一根掷下,令二童子授与王朔,教之曰:“此茅殊异,可栽植于此地,久服长生。甘能养肉,辛能养节,苦能养气,咸能养骨,滑能养肤,酸能养筋,宜调和美酒饮之,必见功效。”言讫而别。王朔依真君之言,即以此茅栽植,取来调和酒味,服之,寿三百岁而终。今临江府玉虚观,即其地也。仙茅至今犹在。

真君飞升之后,里人与其族孙许简就其地立祠,以所遗诗一百二十首,写于竹简之上,载之巨笈,令人探取,以决休咎。其修行钟、碾穀、药臼、石函等事,并宝藏于祠。后改为观,因空中有红锦帷飞来旋绕,故名曰游帷观。

真君既至天庭,玉帝升殿,崔子文、段丘仲二仙引真君与弟子等听候玉旨。玉帝宣入朝见,真君扬尘拜舞,俯伏金阶下,上表奏曰:

臣许逊庸才弩质，虽有咒水、行符、馘毒之功，盖实弟子十一人相助之力。今弟子之中，止有陈勋、曾亨、周广、时荷、黄仁览、盱烈六人，已蒙圣恩超升天界。更有吴猛、施岑、甘战、钟离嘉、彭抗五人，未蒙提擢。是臣等叨思而遗弃五人也，诚为缺典。望乞宣至天庭，同归至道，则一视同仁、昊天罔极矣！

玉帝见奏，即传玉旨，差周广为使，赍传诏旨，令吴猛等五人同日上天。周广即拜辞玉帝，赍诏下宣。是时乃晋宁康二年九月初一日也。吴猛时年一百八十六岁。是真君上升，已不与从，心内快快，正与施岑、甘战、钟离嘉、彭抗四位道友，同归西宁，聚议修炼。只见周广赍诏，自天而下。众相见礼毕，动问其下界之故。周广曰：“吾师许逊朝见玉帝，即上奏仙友多助仙功，未得上升，恳求玉帝起擢。玉帝即差周广赍诏令五君上升，同归至道。”五人听言大喜，各乘白鹿车，白昼上升（今者吴仙观，是其飞升之处）。然真君所从道二千余人，其有功有行而得上升者，连吴君十有一人焉。真君领弟子朝见玉帝毕，玉帝各授以仙职。遂率群弟子拜谒本师祖孝悌明王卫弘，师祖孝明王兰公，师傅湛母。礼毕，又谢三官、金星保奏之功，不在话下。

却说真君自升仙后，屡显神通。隋炀帝无道，烧毁佛祠，乃将游帷观废毁。唐高宗永淳年间，遂命真人胡惠超重新建之。至宋太宗、仁宗，皆赐御书，真宗时，赐改游帷观曰玉隆宫。至宋政和二年，徽宗忽得重疾，面生恶疮。昼寝恍然一梦，见东华门有一道士，上戴九华冠，披绛章服，左右童子，持剑导前，来至丹墀稽首。帝疑非人间道士，因问曰：“卿是何人？”道士对

曰：“吾乃许旌阳，权掌九天司职，上帝诏往西瞿耶国按察，径由故国，知主人患疾，特来顾之。”帝曰：“朕患毒疮，诸药不能愈，卿有药否？”道士即取小瓢子倾药一粒，如绿豆子大，呵气一口，抹于徽宗脸上，遂揖而去，且曰：“吾洪都西山敝舍，久已零落，望举一眼一瞻为幸！”帝豁然而悟，觉满面清凉，以手摩之，疮遂愈矣。乃令近臣图经考之，见洪州西山有许旌阳遗迹。诏造许真君行宫，改修玉隆宫，仍添“万寿”二字，塑真君新像，尊号曰：“神功妙济真君。”许真君所遗之物，皆有神护守，不可触犯。如殿前手植柏树，其荣瘁常兆宫之盛衰。剪叶煎汤，诸病可愈。并有铁树，唐严谔作洪州牧，心内不信，令人掘启，俄然天变，忽有迅雷烈风，江波泛溢，城郭震动。谔惧，叩头悔谢，久之而后止。又强取修行钟，置之僧寺，击之声哑如土木。谔坐寐，见神人叱责，醒觉，而送钟还宫。又碾穀、药臼，州牧徐登取至府观之，犹未及观，遂又飞还宫。又石函，唐朝张善安窃据洪州，强凿开其盖，内册朱书数字云：“五百年后强贼张善安开凿之。”善安看毕，恐惧，遂磨洗其字，终不泯灭。因藏其盖，其字即留于函底。宋高宗间，金人寇江左，欲屠其民，先以火毁其宫殿，俄而水自楹桷喷出，火不能烧，酋大惊，乃撤兵而去。皇明列圣，奉勒赐重修宫殿。真君屡出，护国行医。正德戊寅年间，宁府阴谋不轨，亲往其宫，真君降箕笔云：

三三两两两三三，杀尽江南一檐耽。  
荷叶败时黄菊绽，大明依旧镇江山。

后来果败。诸灵验不可尽述。后人诗云：

金书玉检不能留，八字遗言可力求。  
试看真君功行满，三千弱水自通舟。